春秋說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春秋說志

呂枏著

本館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春秋說志卷一

明　高陵呂　柟涇野著

隱公

仁問。春王正月者何。曰。卽夏之春正月耳。周雖以冬十一月爲正朔也。孔子修春秋。則斷自春正月紀之。故曰行夏時也。故日食、地震、水雹、星殞、霜雪、蟲螟之類。皆紀之以日月與時也。如以冬爲春。則日與從違。事與時背。何以訓後世乎。故凡有年、饑、糴、麥禾之無必書於冬。大水、大雩、嘗祭、麥苗之無必書于秋。郊必書於春或夏也。然則三月震電亦宜也。何以書乎。曰。因庚辰之大雨雪。不可並見也。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十年冬大雨雪。三十三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者何。曰。莊僖之十月不雨。旱也。或雪或雨。皆不雨也。雨雪大雨雪。猶六月雨之意乎。十二月矣。殞霜猶不殺草、李梅實。草木犯也。殞霜殺菽者何。曰。他穀未殺耳。若是則正月必爲夏時之春審矣。王正月者何。曰是豈惟見大一統哉。亦以寓行王道也。故程子曰。假周王以正王法耳。卽位書之。[illegible]者何。曰。旣以夏正紀事。則卽位可書于此。以開後事也。其不書卽位者何。曰。桓宣繼弑君而立。與閔、[illegible]弑。公羊子所謂如其意而書卽位也。莊、閔、僖、定。雖繼弑君逐君而立。比於桓宣親弑

其君者。則有間矣。故不書卽位。欲討賊也。閔公不討慶父。定公不討季孫。然矣。若彭生則魯人已請誅於齊。而僖公之討慶父雖緩。亦誅之也。奚皆云不討。曰齊襄。桓公之賊也。莊公泰然在位。與之會盟。慶父聞奚斯之哭而自殺。實未嘗行討也。隱公未繼弑君而立。亦不書卽位。意安存乎。曰。以諸大夫扳已而立。卽簒弑之漸。不與其卽位也。故左氏曰。攝也。惠公蓋命立桓也。桓幼而隱攝立也。故改葬惠公。隱公弗臨。知其憾君父也。

于蔑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體元而用正。以成分爭詐僞之俗。諸侯始叛而私盟耳。其春秋所以作乎。若魯隱求好于邾。屢盟而覆。不假言矣。

于鄢之役者何。曰。段不稱弟。罪段。不稱公子。罪武公。初姜氏亟請立段。武公雖不許。豈宜容其亟請乎。其後請京請鄙。皆自是啓之耳。其書鄭伯克段。罪莊公也。穀梁子所謂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不書段出奔共何。曰若卽滅之于鄢也。寘母城潁而誓及黃泉。大罪也。奚不書。曰。取改過也。悔于心而從考叔之言。遂爲母子如初矣。以爲改過而不書。聖人之意深矣。

脅問歸賵何以不言賜與錫。曰。凡命言賜。凡物言歸。則何以言歸。曰。見諸侯之尊。雖王室歸諸侯耳。故凡賵含襚賑之類皆書歸。若曰。不得不歸云耳。金車之類皆書求。見諸侯富於王室。若曰。不求。則不得也。命何以不言歸。曰。不可訓也。命猶在周耳。

及宋盟宿者何。曰。諱公之忘親也。孝子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卽求成。其心忍矣。故諱公不書。故冬改葬惠公亦不書。天下豈有葬親而子不臨者乎。以爲大惡而諱之。故知盟宿之爲忘親也。

祭伯來者何。曰。見天王不能制其臣也。若祭伯之私交。不假言矣。穀梁子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弗貳之也。

公會戎盟唐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治中國也。故中國諸侯從戎狄而會盟耳。若魯隱廢伯禽之業。亂華夷之防。以爲諸侯先。其罪又何言哉。

鄭人伐衞者何。曰。見平王寵卿士。啓其殘弟之心。以至其後不已也。故上年衞人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衞南鄙。皆不書。

軫問。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侵王室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王室不可言侵也。不忍言也。故凡侵王不書。戍王書。侵王不書。不幾于縱奸乎。曰。鄭莊公及虢公。皆王卿士也。平王貳于虢而不公。至與鄭交質交惡。甚矣。桓王不能蓋父之愆。又畀之政而益長之。鄭之師王速之也。

盟于石門者何。曰。罪鄭伯憤懟君父。不奔王喪也。平王崩于春。而齊鄭盟于冬。其諸鄭莊以王畀虢公政。使祭足帥師取麥禾。不足也。又私盟石門以脅王乎。不然何以視君父之喪若秦越乎。以齊爲首者何。誅黨也。以爲惡其失信者何。曰。有是哉。淺之乎爲罪也。

癸未葬宋穆公者何曰譏魯之不臣也三月平王崩八月宋公和卒魯如視王如諸侯也亦當論赴之先後而葬焉乃舍王而葬宋公何也且王嘗賵仲子也魯此不念眞憾其君親矣公羊子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愒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日危不得葬也

衞州吁弒其君完胡氏曰罪莊公不聽石碏之言待以公子之道其說精矣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蔡般許止楚商臣皆稱世子豈其君待以世子公子之道邪曰此六弒者當君身也州吁則本先君耳當君身力故公子世子云者因親而與權甚之也若曰臣子也而手弒君父云爾

遇于清者何曰著魯宋之不臣也平王崩而不葬桓王改元而不朝宋殤初立而相遇何也尙奚論其禮之煩簡哉

衞人殺州吁于濮者何曰衞人者著天王諸侯之縱賊也于濮者著石碏之忠也不沒其實也君子而求其實則知石碏請于陳使右宰醜幷其子殺之于濮耳

五年觀魚者何曰君無克己之仁斯無從言之智而欲責其爲王事民事以出亦難矣

仁問葬衞桓公者何曰不與魯葬也黨其賊定其亂而後葬焉死者如有靈不以爲哀敬也

王使尹氏武氏以曲沃伐翼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王使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奚不書曰翼初微也不然其諸王猶能制命乎故以爲常而不錄

衞師入郕者何曰見天王失命討之驗也衞宣卽位不受命于王既立不見討于王是以敢肆其暴

邾鄭伐宋者何。罪鄭失用兵之時。則亦邾之類也。當其大罪則不治。當其小怨則治之。大罪者。黨州吁。抗王師。小怨者。取邾田。圍東門。以王卿士且大國也。而爲侯國之附庸役。故序邾下。

盟于艾者何。曰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衞陳蔡一黨也。故數伐鄭。齊鄭一黨也。故盟石門。至是鄭既輸平于魯。故齊亦盟于艾也。其諸鄭莊平齊魯以謀伐宋乎。然則與之邪。曰莊爲王卿士。不能入正其君以朝諸侯。而建此謀。亦末矣。若齊魯從其言而私盟。又何言哉。

鄭伯如京師。蓋自祭足取麥禾之後。至此始朝桓王也。奚不書。曰鄭伯本王卿士。既不書其侵王。亦可勿書其朝王也。

裔問。七年。叔姬歸于紀。胡氏蘇氏奚從乎。曰。其胡氏乎。賢而得書。入鄰之錄自見矣。又何必三十年前而預襲。

公伐邾者何。曰見宋之強。魯之無王也。宋逆王師取鄭邑。不足逞志也。又使魯伐邾以肆其忿耳。雖天子之使諸侯。不是過矣。故書公伐。若曰不令而行也。何以知爲宋伐也。前書邾鄭伐宋。下書宋伐鄭。公伐邾者。故知爲宋也。若魯不義而叛盟。又何言哉。故左氏曰。伐邾爲宋討也。

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何。曰見王室不綱也。諸侯不朝。爭相侵伐。王師不加已矣。又聘之者何也。宜乎戎執之于楚丘耳。胡氏以爲責凡伯不死位者何。曰至是而死。豈曰節哉。雖死百凡伯。祇塡溝壑耳。春秋清源不清流。

八年宋衞遇垂者何曰著宋殤之慘也以馮在鄭又謀入之也若其無人君相見之禮小之乎爲失哉

瓦屋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有畿內也瓦屋畿內之地宋及齊衞參盟于此視王如無不一覲焉猶爲王有畿甸乎以信待人之說如之何曰諸侯無王之罪且未治尙奚論其私交之信乎永嘉呂氏亦云浮來之盟者何曰見天下尙力也莒嘗入向伐杞取牟婁天子不討焉則可以橫行天下矣故雖莒之微者而隱公猶汲汲與盟以求援尙奚論其非謙德哉是故尙力斯廢禮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者何曰見諸侯之尊強不敢不聘也不然魯不朝聘京師戎已執凡伯王之君臣曾無憤恥之心而又使南季何也其以戎尙未殺凡伯乎甚矣哉其懼諸侯也

爵問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者何曰大雨震電矣非震電之小雨不時也而又大雨雪何也其君臣錯列夷華交雜之證乎故穀梁子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也胡氏說震電非說雨雪是

公會齊侯于防士曰何也曰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朝卿士以王命討之會于防謀伐宋也何以不王曰宋初黨州吁以伐鄭鄭以王師伐宋宋遂圍鄭取長葛使魯伐邾乃又盟齊衞于王畿之內而不朝六年之冬鄭伯既如京師矣故以王命討之也胡氏以爲若討違王命則召陵之師不是過者如之何曰非也春秋世變日下使召陵而在隱公之世人視之猶于防耳且桓公之世陳蔡猶能從王伐鄭況隱初入春秋而鄭伯眞王卿士乎但是時也王命甚微雖有之不足重輕然則與之乎曰貶也鄭伯不能匡其君以行王道于天下已且使祭足帥師侵王尙何責宋乎哉及其敗宋也又取郜防以歸于

魯。然則壅王命者鄭伯也。故會皆書爵。伐宋變而書人。至與鞏比。不足也。又書宋衞入鄭以著其效。不足也。又書伐取戴以甚其罪。然則所謂逆王命者。其程氏所謂矯假以逞私忿乎。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敗宋師。獨書公敗何。曰惡專利也。

滕侯薛侯來朝者何。曰見天王之無諸侯也。諸侯相率而朝魯。其以魯爲京師乎。魯之僭竊。亦可見矣。若滕薛不合中聘。世朝之禮。又奚足論哉。

時來書會。罪鄭入許。書及罪公何。以齊侯主兵也。曰。其諸嚴治其黨乎。許莊奔衞。奚不書。曰。免許詞也。若曰。許猶能守其社稷耳。免許則鄭人強暴之惡甚矣。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以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畀鄭人。奚不書。曰。天下之土。皆王土也。一予一取。誰敢禁之哉。故諸侯取一邑失一地必書。王而不書。聖人之志。其欲王有其土乎。

桓公

如軫問。魯桓求援。何以獨先於鄭。曰。此鄭貪魯人之利。魯貪鄭伯之勢。皆無王也。魯人曰。鄭伯王室懿親且卿士。我雖弒逆。苟得鄭天子且交歡。列國諸侯其奈何。鄭人曰。王政在我。苟利于己。遑恤其他。此會垂盟越而假許田也。故隱桓之世。使王政不行于天下者。皆鄭莊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罪也。穀梁子曰。用見魯之不朝於周。鄭之不祭泰山也。

元年書王。治魯桓之罪。二年書王。治宋督之罪。程子之說也。十年書王。紀常事。十八年書王。誅既死。自三

年及餘年皆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胡氏之說也。如何曰。鑿斯甚矣。如從程子之說。則十二公內。亦有不弒君之年者矣。其書王何也。如從胡氏之說。則十二公內。亦有弒君之年者矣。其皆書王何也。然則爲闕文審矣。

滕子來朝。其書子何。曰。自降也。如曰。貶詞也。卽弒逆之黨。人類所不容矣。尙得列于五爵乎。故程可久以子產爭承之事言也。四夷雖大。亦曰子者何。曰。禮言四夷雖大國。不得稱公侯伯。止稱子男。降中國也。然則子男豈夷狄之號哉。

于稷成宋亂者何。曰。罪鄭莊也。鄭莊王之卿士。旣取許田以成魯惡。又爲稷會以成宋亂耳。魯桓身負弒逆。會督其小罪也。故不書及。其先齊侯陳侯者何。曰。此絕鄭伯之黨也。絕鄭伯之黨者。絕桓督之黨也。不書立華氏者何。曰。成宋亂。卽立華氏耳。穀梁子曰。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君子於內之惡。而無遺焉爾。

其曰。取郜大鼎于宋者何。曰。以不義得者。必以不義失也。故郜之鼎宋取之。宋之鼎魯取之。魯之鼎其又將爲誰所取也。故太廟有靈。所不受也。若曰。以利言之。許田比鼎孰輕重哉。孰多寡哉。我之子孫以弒逆而失許田。人之子孫以弒逆而失大鼎。周公之所甚傷也。伯禽之所甚痛也。故曰納穀梁子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杞侯來朝。仁曰。何曰。從經及左氏。如字者是公穀。程子作紀者。非也。杞一年凡再見。後三年又見。豈皆誤

乎。書之者何。曰。來朝于七月。入杞於九月。見魯桓忘義廢禮。肆行暴虐之甚也。蓋于其君親且不顧。是何有于杞哉。以爲求魯爲之主。而不貶者如何。曰。滕子朝且爲黨惡。況于未爲主乎。然則亦貶杞侯乎。曰。從滕子也。春秋起義于先者不再瀆。此爲入杞書也。

三年。胥命于蒲者何。曰。見王命之廢也。王命廢。故諸侯相命耳。當是時也。魯桓宋督接踵弑逆。鄭伯既得賂以挾王。列國諸侯曾不謀。此其相命者何也。亦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乎。荀子諸傳皆以爲善。實某之所未喻也。

五年。從王伐鄭。王不稱天。弼曰何。曰。省文也。省文則可讀矣。如以爲非天討。則十二公內非天命天討者多矣。奚皆稱天。且宰渠、伯糾、仍叔之子來聘。豈天命乎。王皆何以不去天。況定魯桓之位。成宋督之亂者。皆鄭莊乎。夫直紀其事。孔子猶以爲罪也。忽然而稱天。忽然而削天。豈臣子所得施于君父哉。夫君父一體也。父有不義。子諍之已矣。遂不稱父。其可乎。三國諸侯從王而稱人何。衆詞也。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不書者何。曰。王統之也。射王中肩。所未弑耳。奚不書。曰。不忍言也。甚之也。故戰與敗且不書。知敗與戰且不忍書。則不可削天矣。又曰。作闕文亦可也。

七年。穀鄧來朝。何以書名。曰。周禮諸侯鄰國間問殷聘而世相朝。穀在襄鄉。鄧今鄧州。去魯絕遠。乃委棄宗廟社稷不顧而朝魯。猶失國也。故名也。以爲專責朝弑逆而書名者何。曰。若是則當于滕子先書名矣。然則穀鄧之朝弑逆不貶乎。曰。從滕子也。不假言矣。春秋起義於先者不再瀆。其四年及此年去秋

冬者何曰缺文也不然則聖人爲怨天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仁曰何曰穀梁子曰烝冬祭也春夏興之志不時及不敬也夫觀是說又足證月數之不改矣胡氏非志不時如何曰如以春爲冬也謂之時則夏之爲春而烝也亦時乎惟再烝見瀆之說爲允

去年楚子敗隨師于速杞今年楚鬬廉敗鄧師于鄾明年敗鄖師于蒲騷又明年敗絞師于山下又明年羅敗楚師屈瑕死奚皆不書曰略夷狄也略夷狄則急治中國之意可見矣故凡中國侵伐皆詳也不然則夷狄方來之禍不可遏

十一年惡曹之盟主盟在鄭亦先齊者何曰從來戰于郎之文誅其黨也不如是兵不解不如是盟不止故君子遇鬬而思救見詐而勸信

宋人執鄭祭仲者何曰罪宋莊也非天子不封諸侯非天子不廢諸侯而況執其臣以立其君乎若祭仲者任大而不能托孤臨難而不能死節果使忽奔突入其罪不假言矣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何以不書公曰諱也奚諱乎魯桓以弟而弒兄鄭厲以弟而逐兄其罪一也而乃伐宋戰于宋者何哉其以宋未之我訂乎天下無道而亂賊橫行一至是乎故以爲魯惡而諱之以爲魯惡而諱之其罪不容隱矣然則宋之責賂無厭慶盟無信不可罪哉曰比於魯鄭罵詈之與殺人也

鄭語來盟者何曰危二君也鄭盟曰我能逐兄魯盟曰猶不如我之能弑兄也故書弟語則鄭突魯桓皆可寒心矣夫語亦弟也彼豈不能逐且弑乎我哉故曰危二君也

御廩災乙亥嘗者何志不敬也非志不時乎曰秋宜嘗災不宜嘗公羊子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宋人以齊蔡衞陳伐鄭穀梁子言以者不以也何曰誰使而立突乎故前二年鄭人兩來戰皆宋之自取也不知自反乃以四國伐鄭焚渠門入大逵取牛首祇益暴耳列國之兵私爲之用不假言矣

士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何以稱世子乎曰明其宜有國也突之奔蔡何以稱爵曰雖有爵不與也非世子而有其爵其力取之乎若曰世子者方歸而爲之君者其誰邪然則忽之初出奔也奚不稱世子曰忽已立乎其位而稱世子則舛也則何以不稱伯曰莊公卒于五月忽奔於七月爵稱焉是一年二君矣故止于突歸不言鄭于忽奔係之鄭也然則今之復歸稱伯不亦可乎曰是失實也君子而與小人爭矣非春秋已亂之法

許叔入于許者何曰喜許叔憫亡國也鄭不亂則許叔不能入然則聖人幸鄭之亂乎曰鄭莊肆暴而入許自以爲得矣身歿未幾子孫亂許復有國亦天道福善禍淫之常耳雖不幸則固以爲宜然也胡氏以爲譏許叔非復國之義者何曰當是時也天王且見射于鄭告諸天王其奈何莫大於齊宋也數被鄭師訴諸方伯其奈何斯其說亦迂矣其曰入難辭也

鄭伯突入于櫟者何曰見諸侯爲突而伐鄭且明櫟非鄭所得有耳故上書鄭忽歸鄭下書會伐鄭若書突入鄭則嫌于伐鄭矣曰既書會衮伐鄭又書會曹伐鄭者何曰不如是不見宋莊之僭不如是不見鄭突之強

葬蔡桓侯季得輿曰啖助之說如之何曰非也侯定爵也蔡季如知請謚在稱桓與他稱耳不在公侯

葬我君桓公弼曰公羊子以爲讎在外者何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豈有外乎觀莊公不書卽位以示討賊見矣然則葬者何曰不以爲既葬而不討賊也

春秋說志卷二

莊公

士問榮叔來錫桓公命。啖助曰。王不稱天。范甯曰。非義所存。奚從乎。曰。從范甯。且寵簒弑之罪。卽錫命之文已具矣。如曰。去天以見義。是爲子而可改易父之名字謚號也。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紀季以酅入于齊者何。曰。著大國之暴。與國之懦也。故上書遷紀。下書次滑。而紀季入酅。得免於貶。然則胡氏以次滑兼抑齊者何。曰。莊公于父之讎且不能報。於紀何有。宜乎次于滑也。借使滑不次而救紀。亦不能準報讎之義也。

公會四國伐衞。穀梁子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逆王命也。子突救衞。程子曰。救衞而字之。善之也。善王命也。奈何曰。奚必然。下書朔入衞。又書齊人歸衞俘。則子突及諸侯之善惡自見。如其貶諸侯也。豈止于書一人。如其褒王人也。豈止于書一字。

仁問乾時之敗諱公者何。曰。深惡其忘親而納糾也。如曰。爲與讎戰。雖敗榮亦何嫌于書公而諱之邪。且前係納糾于公伐齊之下。卽乾時之戰爲納糾耳。則敗紀又何榮。故不書公者。若曰。有父之讎而不知報。爲糾之故。至戰而敗績。此大惡也。故諱以見義。

齊人取子糾殺之。何言乎齊人。曰言桓公若非子糾之兄。猶途人耳。是故糾稱子。則人齊桓。段不稱弟。則目鄭伯。法也。

長勺之敗何。曰。責魯之忘親黨糾也。前有父之讎而不報。後爲糾之故而數戰。故乾時不已也。則又長勺。夫父與糾之親疎。莊公且不知也。糾與白之邪正。莊豈能辨之哉。是春秋之所深痛也。至是可勿諱公矣。詐戰何足道乎。

荆敗蔡師于莘。齊師滅譚者何。曰。夷狄猾夏。至虜其君。而齊侯漠不介意。乃力滅不禮己之譚何也。可謂既不能攘夷。而又猾夏矣。

北杏之會。桓何以稱爵而人諸侯。曰人。衆詞也。若曰。得乎衆人之心耳。故穀梁子曰。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授之者也。如以爲誅始亂而人諸侯。則桓公又始亂之始者也。猶之處盜者。誅脇從而免渠魁。豈法理哉。穀梁子之說審矣。

如斗問。于柯之盟者何。曰。惡魯也。柯齊地。吾父所死之處也。小白齊襄之子。吾父所于死者之後也。縱曰。敵怨不在後嗣。亦可與之會且盟而不動心乎。是故明此義。則齊地莊公終身之所不忍履。齊人莊公終身之所不忍交也。死而後已耳。其書爵者。正以顯之耳。

兩會于鄄。齊皆序宋上。伐郳而序宋下者何。曰。侵小淩弱而爲宋人役。不以伯者待之也。去年荆入蔡而不救。此年宋伐郳而聽命。必將滅郳如遂而後已乎。明年伐鄭。二十六年伐徐。皆後宋。以見不修德而

從人侵伐。猶夫人耳。然則會盟序宋先者何。曰盟以尊周攘夷。猶善于侵伐乎。故舉善則進之。從惡則退之。此春秋王道之公也。故二十八年救鄭亦先宋。

同盟于幽。諱公而惡失信者何。曰雖則下書鄭詹自齊逃來爲背盟。然其諱者。猶不止此也。夫單伯與齊盟。猶可說也。忘父之讎。從天下諸侯而聽命于讎人之子。是尙爲有人乎。是故欲行尊君之忠者。必先存尊親之孝。

齊宋陳伐我西鄙者何。曰。此著魯失信之效也。前旣盟幽。而復受鄭詹之逃。今雖公子結往盟。又何足信哉。西鄙之伐。宜乎其然也。夫齊也。懷受詹之憤。外與結盟而內藏禍心。秋歃血而冬舉兵。又豈王道哉。失己與人以招寇之說如何。曰非伐我之本意也。

肆大眚者何。曰豈惟譏失刑于人哉。所示者深矣。王仲仁曰。亦莊公以不能報父之讎。幷于己而肆之乎。及齊高傒盟。諱公不書。如齊納幣及書公者何。曰諱也者。以不諱也。不諱也者。以諱之也。仇讎之大夫盟。且爲惡而諱之。況於身娶仇讎之女乎。可勿諱之矣。

公如齊觀社何。曰去冬納幣。今夏觀社。莊公之志不在社矣。父子夫婦之倫于是滅。

大夫宗婦覿用幣何。曰豈惟見男女同贄之失禮哉。亦可以見崇利貴貨之風也。利興而禮廢。

齊人伐衞。而以衞人及戰。傳謂齊桓奉王命以討立子頹之罪者。然矣。齊亦書人如之何。曰齊雖奉王命。而取賂以行。猶衞人耳。

仁問。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之傳。與春正月相背者何。曰。此胡氏改月數之說。推之自不能通矣。

公子牙酖于季子而書卒。傳曰。善季子。子般弒于慶父而書卒。亦爲善慶父乎。且牙有今將之心。書季子之殺牙。正同周公之誅管叔。於季子未爲不善也。奚隱而書卒。曰。牙卒猶曰。牙自取之也。子般之卒。莊公之自取也。父子一體也。莊隨死而子卽亡。莊公自絕其嗣者也。夫孟任之子。胡能有定哉。故牙卒不歸咎于季子。般卒不必罪乎慶父。公羊子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

閔公

爵問。春秋于公子弒君者。皆去公子以著罪。慶父先弒般以如齊。後弒閔公以奔齊。皆書公子者何。曰。如齊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莊公之失也。出奔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季子之賢也。若曰。是公子慶父也。而殺子般。莊公使之也。不然。何以肆行無忌乎。若曰。是公子慶父也。而出奔。是季子逐之也。不然。何以使若人而出乎。故公子云。然則何以不致討。曰。力不能也。故于季子來歸。止曰季子。而於慶父猶稱公子。以見其勢之在也。故敗莒師始於季子。稱公子明有權。斯能討賊矣。季子以僖公適邾。奚不書曰。明季子在內也。季子在內而慶父始出奔耳。然以僖公適邾者。始能殺慶父敗莒師耳。

吉禘于莊公者何。曰所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者此也。桓公方弒于齊。莊未練而主王姬之昏。宜乎其後二十二月而吉禘于寢。

齊高子來盟何以不稱使。曰。言高子之賢。非桓公所得使也。桓公疑于行義。高子果於爲善。高高子之執

義。故不稱使也。仲孫來亦不稱使奈何。曰。經於外臣來成。或盟或聘。必書其故。惟王臣則有不書者矣。仲孫之來。比于無上事而至者。猶曰。不知何故而來也。然則何以不書名。曰。其諸比湫于無名之人乎。比于無名之人。則幾乎窺垣之盜矣。

士問。狄入衞。諸侯莫救。微許穆夫人載馳之賦。齊桓公猶不使公子無虧帥師以戍曹也。然則許穆夫人其亦賢乎。故聖人錄其詩。曰。然閔公不書卽位。穀梁子曰。親非父。尊非君。尊之如君父。受國焉爾。僖不書卽位。公羊子曰。臣子一例也。

僖公

公子友敗莒師于酈者何。曰。嘉季友也。前書慶父出奔莒。此書季友帥師敗莒。師而稱公子。則季友得衆。爲國之志於是乎明。胡氏責備季友如何。曰。莒人受賊求賂。而又與師。尚何辭命之能喻。君子以爲迂也。

城楚丘。不書諸侯者何。曰。沒諸侯之功也。狄滅衞三年矣。而始城之。不亦暮乎。微許穆夫人之賦。文公之自強于爲善。桓公幾無此舉矣。故讀定之方中。足以見非諸侯之功。觀木瓜之詩。足以見衞人求救之意。故左氏以爲不書。所會後也。若曰。衞自城之也。故城邢猶書諸侯之師。楚丘愈緩。則盡沒諸侯矣。其專封之罪。不假言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何以先虞乎。曰。晉亦不足道也。爲其所欺而動于利。則亦春秋之所深惡。虞且以爲惡

而先惡之。況晉乎。不責之責也。穀梁子曰。重夏陽也。夏陽滅而虞號舉矣。

召陵之師奈何。曰。伯者一假王祭。猶能攘夷。若使正其本而責楚之稱王。豈惟使屈完來盟於師哉。惜桓公管仲之見不及此耳。故夫子曰。器小也。遂伐楚。譏專者何。曰。豈惟伐楚專哉。侵蔡受盟。會禀王命邪。大抵見義不盡者。雖行無懿舉。見道不遠者。雖謀無長策。故君子之學。識其大。

仁問。首止會盟者何。曰。臣挾世子以抗王。子挾諸侯以抗父。嫡庶之分雖正。而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微矣。其聖人之所傷乎。然則從王之邪命而立庶子耶。曰。桓公如有匡王室之志。率諸侯九復于王。豈曰不可。何至外爲會盟以脅王哉。太子鄭如有伯夷之志。避諸侯九辭于王。豈曰不可。何至出而會盟以自立哉。故首止會盟正而未盡其正。亦公羊子所謂文與而實不與乎。然則鄭伯逃盟是與。曰。不能正君而奉王邪命以從楚。過猶不及。

晉人執虞公柰何。曰。晉稱人。虞公不名。免虞公而罪晉人也。晉人之志。蓋已慘矣。其處心積慮。非一日也。虞公之愚。又何足道哉。夫其貪璧馬。失夏陽。撤捍蔽。是其自取滅己。猶曰。侯也爲常人執矣。

甯母之盟者何。曰。喜管仲能正君。桓公能用言也。不如是而聽鄭世子華之言。以總其三罪人。鄭伯豈能心服乞盟于洮乎。或曰。是盟爲通王貢。

葵丘會盟如何。曰。孟子以爲雖不及三王。則優于諸侯。且天王方崩。不奔喪赴葬而會盟者何也。伯道多類此。

及荀息者何。曰。當息之以信許獻公也。世子申生已殺矣。息又爲奚齊卓子之傅。故其死。爲成于信也。里克申生之傅。卓非其君也。而書弒其君卓者何。曰。聽優施集枯之歌以中立。聞平鄭多數之論而稱疾。其心胡能有定乎。是蓋已不爲申生臣。則不得不以卓爲君也。天下豈有無君之臣哉。其及平鄭既殺也。奚皆稱大夫。曰。君卓者春秋之法。不君夷吾而思欲立重耳者。克鄭之志。有是志而不早決。故前書克弒其君。是皆可以爲善不至者。戒。穀梁子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其君者。國人不君也。

諸侯城緣陵如何。曰。楚丘不書諸侯。沒其救衞之功也。緣陵之書。見楚滅黃狄、侵衞。而諸侯不救也。惟不救黃衞。故淮夷因而病杞。救黃衞。則緣陵不必城矣。此春秋急于安夏攘夷之意。胡氏曰。此不書諸侯。譏其專。

戰于韓。獲晉侯。失地也。奚不書名。曰。晉侯雖有三施不報一罪。秦伐已矣。至于執而獲之。則已甚矣。故戰則于秦書。及其獲也。于晉則不名。

宋曹衞邾伐齊之喪。齊人既殺無虧。宋師又及齊師戰于甗。如何。曰。此齊師乃四公子之徒也。齊人將立孝公。與宋公意合。四公子之徒乃與宋戰耳。故師救齊不書公。見齊人且殺無虧。魯之救爲緩也。狄救齊不稱人。見四公子不當稱亂。狄之救爲左也。然則宋師又書及者何。曰。本其出師爲奉少奪長。故無虧雖死。猶起四公子之爭也。若曰孝公既可殺無虧而自立。昭公獨不可殺孝公。懿公獨不可殺昭公。公子雍獨不可殺懿公乎。皆宋公教之也。曰。其如桓公管仲之初意何。曰。君子大從正。故狄救齊不稱

人。及與邢人伐衞則稱人。

盟于齊如何。曰。見失齊桓之業也。齊桓攘楚。今陳穆從宜楚。曾是以爲無忘齊桓之德乎。于齊之盟。可深思之矣。胡氏云。后列敍楚下。亦如鄭也。

鹿上之盟稱人。孟之會何以稱爵。曰。孟之會稱爵。爲執宋公也。盟稱人。若微者也。執宋公奚不書楚乎。曰。是豈惟分惡于諸侯。主孟會者宋公。執宋公者誰邪。猶曰宋公自執自伐之也。楚何足道哉。

上書楚宜申來獻捷。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則釋宋公者楚子也。奚不書楚子而書諸侯。曰。此春秋待諸侯若楚子之意也。若曰執宋公者。皆諸侯也。諸侯之擅執公。諸侯之擅釋公。楚何足道也。然則爲魯諱之。諱者非歟。曰。宜申獻捷且不諱。諱此何哉。不諱獻捷。則會盟釋宋公而書諸侯者。其義自見矣。故曰。實楚子而文諸侯云。

泓之戰。宋稱爵而楚稱人者何。曰。楚以小人之術。爲穽于前。而宋猶以君子之誠投之。不亦愚乎。故書及若曰。敗績者。宋公自欲之也。此固公子目夷之旨乎。

齊侯伐宋圍緡如何。曰。此見宋襄公行不以正。雖私恩之人亦不與也。夫齊侯者。襄公所立之孝公也。若齊侯背德棄約而伐中國。又何言哉。

盟齊楚人與焉。且諱公不書。以楚師伐齊取穀大惡也。奚書公。曰。無虧之死。未必非孝公之罪。齊人殺兄而自立。魯假夷而伐之。可勿論矣。

圍宋。楚何以稱人。陳蔡鄭許之諸侯何以敍楚下乎。曰。言雖陳蔡鄭許之諸侯。皆在楚人之下。曾夷狄之不若也。

楚人救衞。奚稱人。曰。不與楚救衞也。不與楚救衞。則不與衞昏于楚也。然則晉侯侵曹伐衞是與。曰。意各有攸在。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既入其國。又執其君。又取其田。其惡甚矣。而不名者何。曰。亦以曹伯之從楚乎。城濮之戰。晉何以稱爵稱及。齊宋秦何以稱師。楚何以稱人。又稱師也。曰。晉稱爵者。攘夷之主也。稱及者。戰出於私意也。三國稱師者。君亦行也。見晉侯之得衆也。楚稱人者。降得臣也。又稱師敗績者。見失衆也。於是乎中國尊而夷狄卑。晉文之力也。然則此非譎乎。曰。君子用術以攘夷。則爲智。小人用術以猾夏。斯爲譎。夫子何以爲譎。曰。召天王狩於河陽。直譎也已。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傳以爲去其實以全名。然則又何以書公朝于王所也。曰。著踐土爲天王之所也。陳侯又何以書如會。不言朝王。曰。陳侯之會。本爲晉也。杜預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又以見在會諸侯。其實皆非朝王也。然則朝王獨魯公乎。曰。諸侯皆朝。何以不言諸侯皆朝。曰。踐土書會。由諸侯會而天子來。若與諸侯同會也。若書同會。則非其名。若書皆朝。則非其實。然則魯朝爲實乎。曰。不有是名。則不有是實。如狩于河陽者書之。奚爲不可。曰。河陽以臣召君。故可改而稱狩。正名也。踐土天子自行。故諱而不言。存實也。變溫而言河陽者何。曰。使若自溫會而來也。故

穀梁子曰。全天王之行也。謂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

翟泉之盟。內何以沒公。外諸大夫何以稱人。曰。踐土王已下勞。河陽王已聽召。至乎翟泉。則王城之內也。宜乎皆朝王。且脅王子虎以盟矣。是尙爲有王乎。故程正叔以爲惡之大。而杜元凱以爲虧禮傷教。

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衞侯鄭復歸于衞。如何。曰。見咺瑕死而后衞侯入。臣強而君弱也。然則衞侯何以名。而咺不去官。其以衞侯先有所自取乎。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如何。曰。以戎攻戎也。貪利而襲人。類戎也。忘親而及戎。眞戎也。故書及與敗。

文公

如斗問卽位。胡氏以爲告廟臨羣臣者何。曰。何必文公。諸侯皆然。其吉服乎。曰。然。故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而孟子有未學之說。如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禮。亦皆吉服。蓋異世傳授。國之大事。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據此。則康王麻冕黼裳入受顧命。而後釋冕反喪服者。亦其舊也。舜格文祖。禹受命神宗。皆遜堯舜之子而居喪。不可以例論也。

光祖問。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郭瑜則謂唐世子弘曰。春秋以善惡爲勸戒。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胡氏以爲腐儒不知義者何。曰。卽胡氏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者觀之。亦不過是義耳。

彭衙之師。何以獨責晉也。曰。此豈惟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哉。家氏所謂晉襄背惠忘親之說。其亦或然乎。良玉問躋僖公。左氏、公羊子、曰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先禰而後祖也。何議至是乎。曰。胡子

言臣子一例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豈惟兄弟哉

伐沈沈瀆傳何以言辭無褒貶曰天下之事非善則惡聖人之言非褒則貶二端而已辭無褒貶吾不知之矣且楚世子商臣手弑其君頵至此二年矣而諸侯大夫若罔聞知不一舉師沈小國而服于楚固其常也而伐之是何義乎故諸卿稱人貶其舍介狄而陵小弱也

仁問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如何曰善晉之猶能伐楚又譏晉之伐楚爲救江也舍楚人覆載不容之罪而不問而乃救江乎

秦人伐晉晉侯伐秦如何曰聖人以秦穆將改過也故微其事而稱人以晉襄數報復也故顯其事而稱侯大抵事有善惡以名之隱顯者定是非行有邪正以詞之大小者爲輕重若曰以常情待晉侯以王事待秦穆則過矣

敷問王使榮叔歸含賵召伯會葬王皆不稱天者何曰此亦闕文也不然僖公之妾母比于惠公之妾不重則亦均耳彼則宰來咺賵王何以不削天

仁問閏月不告月何以不言告朔曰閏月不可以朔言也言朔則歲十三朔也故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于月也

士問令狐之戰程氏謂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稱人罪之者何曰有請于秦如此其專也有納于晉如此其敬也而以師逆之猶論秦人之罪乎故令狐之役其以見趙盾立君之疑亦可以占弑君之幾矣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者何。曰見諸侯之弱。大夫之強。故直敍之。若曰。諸侯也。大夫也。而公同會之云耳。故公羊子以爲公失序也。若以爲公不及于會而不序諸侯。則又何以書公。

良玉問。于衡雍于暴者何。曰夷趙盾與雒戎等夷公子遂與盾等耳。

公孫敖如京師者何。曰刺其行若公而志則私也。故穀梁曰。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倡。故謹而日之也。

楚人代鄭。公子遂會晉宋衞許人救鄭者何。曰善救鄭也。善救鄭而人者何。曰大夫而人之。比于楚子諸侯也而人之者。不亦優乎。以是知春秋貴安夏而攘夷。

秦人來歸成風之襚。曰穀梁曰。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光祖問。厥貉新城辭奚有詳略。曰。厥貉之次。同猾夏也。從者之志有不同。故略陳鄭宋而詳蔡。新城之盟。同外夷也。從者之實斯可見。故詳陳鄭宋而略蔡。

斗間。河曲之戰。是非奚定乎。曰晉趙盾大夫也。而稱人。秦康公諸侯也。而亦稱人。其罪輕重自可見矣。蓋令狐之役。秦因晉之迎君而納則無罪。河曲之役。晉已立嫡而秦之屢興師者何哉。

諸侯盟于扈者何。曰卑晉魯也。晉伯主也。而曰諸侯。魯我公也。而曰諸侯。是知伐齊之亂。晉受賂而魯後期者。皆諸侯之徒耳。皆諸侯之徒者何。皆齊商人之黨耳。天下無王。一至此哉。與後宋人弑君杵臼。而諸侯會于扈以平之者同。故胡氏曰。分惡於諸侯也。

春秋說志卷三

宣公

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何。曰。稱夫人者。見宣公當喪急婚以求安。姜未至而已爲夫人也。稱婦姜者。見敬嬴以妾母當國主昏而求安。姜未至而已成婦也。曰遂以者。見宣公敬嬴皆爲仲遂所使耳。姦臣賊弑愚喪人之國家固如此乎。其後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亦是稱者何。曰。成公非喪。而穆姜尙存。則宜然耳。宜然而亦書者何。曰。穀梁子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此非刺不親迎乎。曰。惡大而過小。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者何。曰。責晉也。宋人弑君。晉及諸侯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爲是受盟于楚而侵陳宋。故盾救陳宋不書救宋。責晉也。故敍侵陳于侵宋之上。見楚鄭討賊。雖緩猶可與也。削救宋于救陳之下。見晉人黨惡之甚。不可訓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棐林伐鄭。歷敍諸侯之爵。若又無貶者何。曰鄭穆方與浮海之嘆。而宋文自緩瀦宮之誅。以是與師。可謂以羣醉而淩莊士矣。其敍爵者。若曰。此宋公及諸取賂之君也。見小利背大義而伐鄭矣。穀梁胡氏皆以爲美趙盾者非與。曰。斯舉也。亦趙盾弑夷皋之萌乎。以是爲美。是夫子之賞姦宄也。再書晉人宋人伐

鄭者何。曰。猶棐林也。足以考鄭人背晉向楚之實矣。故二年大棘之戰。鄭先伐宋而以宋及。其罪乃定。其後晉宋衞陳伐鄭。止書侵矣。以此見強于爲善。雖弱小必與。黨于爲惡。雖強大不恕。是春秋討賊之意也。然則鄭之從楚。不爲黨夷狄乎。曰。比于受賂而黨弑君者。猶爲有說焉耳。

二年。晉趙穿弑君而書趙盾。不亦悖乎。曰。穿之行弑。盾教之也。故河曲之敗。養穿惡也。胥甲之放。縱穿逆也。侵崇之役。授穿刃也。桃園之舉。卽提彌明靈輒之鬬也。迎子周于京師而卽使穿。卽同志也。盾爲大臣。使出而越境。入而討賊。猶且不免。而況于不然乎。故曰。盾弑也。

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者何。曰。此豈惟廢匡王之喪哉。可以見逆天而郊。逆地而望矣。夫郊牛口傷。天以告也。改卜牛牛死。告而不從。天怒也。天怒不畏。而又僭于地。猶三望也。故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左丘明曰。不郊亦無望可也。胡氏曰。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詞。

楚子伐陸渾之戎者何。曰。著夷狄所由強也。伐陸渾、伐周也。往年宋人弑逆。而晉及諸侯庇之。楚之猾夏也。爲有詞。今其伯國正卿亦且弑君。而四鄰不問。天討不興。中國之弱甚矣。成周之鼎。可問而取也。故伐陸渾之戎。見所由來也。

前旣書晉宋衞陳侵鄭。此又書楚人侵鄭。削其鄭及晉平、暨士會盟者何。曰。見鄭之難爲國也。爲晉黨宋之弑君也。而從楚。則晉侵。爲楚之不能庇己也。而復從晉。則楚侵。力小而無與。其鄭乎。可以免夫。楚人

猾夏之罪不假言矣。

四年平莒及郯。莒人何以不肯也。曰郯者魯私也。莒者齊屬也。莒子曰。魯君簒立。齊侵其地而定其位。吾不發其奸已矣。莒之與郯。非有弑逆之禍也。其何辭以平。故弗肯也。伐莒取向者。平之不獲而興忿兵也。胡氏謂以利圖成者。其本心可見矣。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六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者何。曰脇也。簒立之人。何往而不惴哉。其君欲土地則與之。其臣欲子女則與之。故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則高固者豈惟脇魯宣。亦又脇齊惠矣。人君行有邪僻。而制于臣下。率如此也。

七年黑壤之盟不書公者何。曰略也。盟不盟無益也。魯專事齊不事晉。衛欲爲晉致魯。使良夫來盟。公始如會。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黑壤。魯不與盟以賂免疑。公有歉。非主會盟者之過。故諱之也。今以爲略者何。曰晉人以公簒立也而黨齊。爲是敢止之矣。然魯宣立已七年矣。曾不見討。主會盟者固如是乎。且晉有趙盾之逆。宋有甸徒之逆。鄭有歸生之逆。而王使王叔桓公及晉成宋文鄭襄方講斯盟。何爲者哉。若盟簒逆。則魯已躬行。勿與可也。若盟不簒立。則三國言不顧行。勿與可也。蓋與則不爲榮。不與不爲辱。故曰略也。略之者。重之也。重則皆簒逆之人。又奚問其盟也。書良夫來盟。則謂之何。曰衛無弑逆之罪。盟可也。來盟不可也。來盟爲卽簒立之黨耳。

八年仲遂卒於垂者何。曰不欲其爲魯公子也。昔者彊忠於隱。雖卒於致仕。猶稱公子。明君臣之義也。遂

殺太子赤兄弟而立宣公于魯則仇讎也又何公子之爲書如齊而書公子者何曰著宣公親愛相德之意眞兄弟也是故其生也猶可加以恩禮其死也則非宣公之所能制矣其伯禽諸廟所痛絕也惟非宣公之所制故壬午書猶繹者不待以大臣之禮也以爲失寵遇大臣之禮者何曰若是則聖人爲賞亂賊也故穀梁子曰書仲遂疏之也得春秋之旨

九年會扈伐陳者何曰責晉及中國諸侯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使晉能救之陳豈復成于楚哉以中國之大不能庇一陳至復興兵伐之弱小之國將何如而後可乎移此師以救陳齊桓之功可幾矣故曰責晉也曰左氏爲以討不睦胡氏以爲與晉罪陳非歟曰胡氏嘗云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夫陳也猶夫鄭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者何曰罪陳之君臣也靈公及公孫甯儀行父之惡著矣以冶爲不及子哀叔盼者如之何曰皆是也夫子不云乎殷有三仁三子者其庶乎

十年齊崔氏出奔衞者何曰家鉉翁曰是歲至杼弑君五六十年此非杼也雖然杼之族其舊固彊矣其所由來者漸矣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者何曰言故也君子而究其故宜爲徵舒之所殺耳然則徵舒無罪乎曰以臣弑君又何言哉比于書人則不及比于書盜則有間矣

十一年辰陵之盟者何曰十年夏書晉宋衞曹伐鄭不書取成冬書楚子伐鄭不書士會救鄭逐楚師于

潁北及戍鄭以見前救鄭之怠也伐則四國出師救則孤將幸成怠於救鄭宜辰陵之盟也是故一盟而徵舒誅陳國定中國諸侯所不能也陳鄭如之何其勿從乎從楚有功從晉無效故取成戍鄭皆不書著楚莊之伯也

十二年邲之師何以不書救鄭也曰不成乎救鄭也雖爲救鄭往不爲救鄭戰是故以晉及戰也敗是師者先縠趙旃暨韓厥諸人而書林父者何曰胡氏曰定于一也諸葛武侯祁山之戰馬謖違於街亭鄧芝失于箕谷而武侯遂以是自貶大將軍知春秋之意也

楚子滅蕭者何曰實也蕭由是潰也滅陳而書入入鄭而書圍何以不實也曰楚雖縣陳以申叔時之言而復行封未成乎滅也楚雖入鄭以鄭伯之言而復退三十里以許平未成乎入也然而皆足以見楚之強矣

同盟清丘者何曰志不同也以宋師伐陳衞人救陳也伐者是則救者非救者是則伐者非皆非同盟也故先縠華椒孔達皆稱人知然者修道不修言

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縠衞殺其大夫孔達先縠之殺盡滅其族孔達之殺自縊而死皆書殺何曰先縠違命喪師其赤族自取之也以如是之人而用之可乎孔達以死利社稷而衞人畏晉從之是衞不有大夫也不有大夫與不知人而用爲大夫皆當國者之罪也美惡不嫌同辭然則孔達背大國之盟而救陳是歟曰宋人伐之非其義則衞人救之亦可說也如從清丘之盟楚子以一申舟見殺之故不自

反。其不假道于宋也。昔歲伐宋。今歲圍宋。汔周乎一期。至使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而同盟諸侯乃無一能救之。是尙爲能恤病討貳乎。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者何。曰。平者。春秋之所善。故傳書子反懼。與華元盟。經書平。不書盟也。又以見同盟者之不能救也。故上書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懼而薦賄也。曰二卿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惡善之。曰。華元救國解難。而紓其情實。果何尤焉。若子反之復命莊王也。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許之。退三十里而平。且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皆幾於自反矣。是以宋無亡國之憂。楚免滅國之罪。是二卿之力也。故穀梁子曰。平者成也。善其量方而反義也。平稱人。上下欲之也。其曰及何。曰。宋志也。蓋宋人欲平。而楚許之也。曲直自見矣。且宋殺申舟。而楚不殺解揚。楚之君臣非宋文華元之可及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毛二伯。削蘇而書札。是舍渠魁而罪脅從也。不亦傎乎。曰。首是惡者。豈惟蘇哉。王而縱命。可知之矣。以爲王之縱命也。蘇可且逭也。是故求其札。必求其蘇。求其蘇。必求其王矣。書蘇則何義之有乎。

十六年。士會滅赤狄甲氏。且受黼冕之命于王。以將中軍。沒而不書。書晉人滅赤狄者何。曰。罪乎晉也。既以私憾滅潞氏。又仍前怨滅甲氏。啓是謀者。晉侯伯宗也。荀林父士會無能爲有無于其國矣。故前不書林父。此不書士會。滅國而錫以服。賞罰如此。紀綱廢矣。如此之錫。可勿志也。賤之也。以此爲防。顯王

以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猶錫以黼黻之服。若士會者。以訟受服。亦不足貴也。

十七年。同盟斷道者何。曰非其同也。非其所當同者。陋之也。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衞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于齊。齊各如其人以御之。郤獻子遂乞師。諸侯爲是翕然謀舉兵焉。前此楚圍宋經年。陳弑其君。則固漠然視之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其斷道之盟乎。淸丘同盟。雖大夫貶而稱人。此何不貶也。曰淸丘書人。若曰中國之無君臣耳。斷道書爵。若曰此中國諸侯也。爲其大夫怒婦人之笑而盟也。可醜之甚矣。

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遂逐東門氏。故歸父還自晉。至笙奔齊。文子何遽至是甚哉。曰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以去之。季文子蓋竊聞之矣。故當殯而逐之也。不然。臧宣叔所謂當其時不治。後之人何罪乎。當是時。三桓之惡未大著。而歸父恃寵之勢。至於楚子齊侯並會而不忌。文子亦含心久矣。歸父將欲謀人。不知其人之謀己也。若成公君臣速于改父之臣。其罪自見。不假言也。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何。曰書常燠也。猶書無麥禾于歲杪耳。故穀梁子曰。終時無冰則志。夫自十月至二月。皆冰時也。十月不冰。則十一月十二月冰。十一月十二月不冰。則正月二月冰。二月啓凌室而無冰。則無冰矣。其失罰其所當罰乎。三桓秉政而歸父見逐。其象固若是耳。於是又知月數之不改也。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何曰不與大夫結晉以背齊也此季孫行父之志也而以許及之者何曰不欲聽于行父也正卿而不聽之可乎曰正卿正則聽正卿不正則勿聽不然是有臣而無君也

二年齊侯伐我北鄙何以不書取龍侵巢丘曰減齊之罪見魯之自取也龍人不殺盧蒲就魁頃公固將盟而不入其封矣況宣公德齊立己也專意事之將終身矣季孫行父惟以蕭同叔子笑己之禿也故于宣公垂歿已盟晉於斷道怨歸父欲去三桓而奔齊也又以宣公初沒盟晉於赤棘當其國有簒逆也德齊過君父及其國勢少安矣背齊如寇仇故北鄙之伐魯之自取也故齊侯無貶辭

于鞍之師晉有郤克士燮欒書韓厥衛有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乃獨書郤克良夫而於魯則幷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者何曰著季氏之強也故斷道之盟于宣公書會若曰迫於行父不得不盟耳非宣公之所欲也此係三卿于行父之下及赤棘之盟書及者若曰懼乎行父不敢不行耳非三卿之所專也魯之君臣皆制于季氏矣若郤克請八百乘于晉侯衛侯使良夫侵齊則固出於其君之命書其主將一人體也頃公不謹于禮怒四國之卿又伐魯北鄙敗衛新築以四國及戰何曰北鄙之伐魯之自取新築之敗衛之先侵于鞍之師猶夫四國之志也爲小忿而謀大舉也逢丑父逸頃公而受斬死難之烈士也奚不書曰當是時邴夏御丑父爲右使齊不介馬而馳之以乞剪滅而朝食之志者皆丑父也且其以肱擊蛇于轓下遂不能推車而爲晉師所及眞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死有餘罪又何書哉戰既書及袁婁之盟亦書及何曰皆非齊人之志也國武子致賂不獲已

揖而去之。四國請而盟之耳。

取汶陽田何。曰。明求賂也。前書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書取汶陽田。明非齊歸我也。魯取之耳。若其爲是興師耳。則晉取紀甗玉磬。衞取侵地。皆可知矣。

于蜀之盟。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曹、薛、鄫之大夫也。書人何。曰。左氏曰。畏晉而竊與楚盟。匱盟也。夫匱也者。藏也。不敢顯其迹。若隱暱之約。小人之語耳。蔡侯許男奚不書。曰。此盟嬰齊爲主。書於其上則失實。書于其下則失名。故從其乘楚車而失位也。則不書。此盟之惡者也。何以弗諱公。曰。嬰齊侵我師於蜀。遂至陽橋。魯侯已會之矣。使臧孫許賂以執斲執鍼執紝皆百人。以公衡爲質。而請盟主。是盟者公及嬰齊也。雖欲諱之。不可得也。若他盟非我當事。則可諱也。是故匱盟者。不匱也。胡氏謂背華卽夷。不假言矣。

晉侯使鞌朔獻齊捷于京師。王使單襄公辭。公幾于有王政矣。奚不書。曰。王曰勿籍。故春秋亦不得而籍之耳。傳何得云爾也。曰。記其傳聞之言耳。

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何曰。罪晉及諸侯也。方盟于蜀。復伐于伯牛耳。罪晉及諸侯。則鄭之罪可滅矣。是故鄭公子偃覆諸侯之師于鄢。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皆不書也。盟蜀者魯衞宋曹幷罪晉者何。曰。使魯宋衞曹爲是盟者。晉也。晉不能主盟中國也。

晉卻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不書廧咎如潰何。曰。春秋待中國嚴而詳。待夷狄恕而略。

及荀庚孫良夫盟。何以不書人。曰。書公則公不能爲之主。書季氏則有君在國。不可爲之辭。故不人也。故穀梁子曰。不言人者。以國與之也。於是而見政在大夫矣。其後及卻讎盟。及孫林父盟。皆是說也。

五年。諸侯不奔天王之喪。而同盟蠱牢。皆不臣也。書爵何曰。見之也。天王崩于上。而諸侯盟于下耳。若書人。則或曰微者。或曰大夫。猶緩辭也。宋辭子靈之難不與盟。亦書同盟何曰。主鄭服也。與之乎。曰。凡書同者。未同也。今年同盟。而明年魯衛侵宋。同盟何足貴乎。故宋雖不與盟而書同。魯衛書侵宋。見晉不能主同盟也。而況命魯衛以侵之乎。

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救鄭何曰。得救道也。得救道。則雖侵蔡也不書矣。

晉遷新田。重事也。不書。季孫行父如晉。賀遷也。書之何曰。初晉人謀居郇瑕氏也。曰。饒而近鹽。國利君樂。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爲是而去故絳。是擇民利而爲之也。易不云乎。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韓獻子爲近之。以其如在絳也。弗書。其曰。季孫行父如晉。言未改晉也。用是而見動能益民者。春秋弗禁也。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牛。乃免牛者何曰。天不欲斯牛也。天之牛。鼷鼠焉能食之。鼷鼠而食。非天之牛矣。故乃免牛者。天免之也。魯之郊禘非禮也。故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有司之過也。蓋災也。

楚公子嬰齊伐鄭。公會八國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獲鄖公鍾儀。而不悉書何曰。從善辭也。善多從善。惡

多從惡猶前欒書救鄭遂侵蔡遇楚師于桑隧而還不書侵蔡也同盟馬陵何曰書同盟于救鄭之下者順也書同盟於伐鄭之下者強也凡書同盟者未盡善也順而未盡善者何曰保鄭之道豈惟盟乎不然何未幾而鄭又叛也

吳伐郯及入州來何曰著夷狄之強以怨晉也初楚申公巫臣以夏姬奔晉怨側及嬰齊赤己之族也乃自晉請使於吳遂通吳于晉教吳乘車及戰陳吳是以有諸侯也故伐楚及巢及徐者夷狄自相攻也不書至伐郯入州來則侵中國矣故書以怨晉也故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不云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冬大雩何曰非其時也故穀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於是而知月數之未改也凡書大者天子之辭也

衞孫林父出奔晉何曰著林父逐君之端定公啓之也夫良父秉大政于衞國身死未幾其子未有大惡也惡而逐之去之日又身如晉以收其田里使林父萌叛逆之心者有自來矣故後七年于林父之歸不書復入亦不書納言有歸道也高閌以爲羨定公之知所惡者誤矣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者何曰此見晉君之不德魯臣之無才也晉景無桓文之志懼齊頃之七年不飲酒食肉也故使韓穿來季文子無子產拒環之才乃私言于既餞之時故曰歸之于齊王通曰輕與者必好奪晉景之謂矣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季文子之謂矣故使者不宜使也來

言者不宜來也。歸之于者。不宜歸也。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獨書侵蔡者何。曰。侵楚爲報伐鄭之役可免也。侵蔡何居。故襄陵許翰曰。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何。曰譏也。杜預曰。因聘而逆婦也。蓋與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同此義。行臣然後國爾忘家矣。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者何。曰。著其聘爲昏也。因聘而謀昏。簡禮也。納幣而使卿。越禮也。過猶不及。故皆書。何以稱使。何休曰。宋公無母也。夫宋公無母。則國老告廟攝主昏矣。書宋公使。譏急昏也。不然。何方聘而謀昏。不然。又何使上卿以納幣。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何。曰。見叔姬之無罪。杞桓公之有私也。故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也。是出之也。五年書杞叔姬來歸。則不欲顯其出也。在魯者五年矣。其書卒也。猶係之杞。未失婦道也。及其逆喪也。不稱夫人。知桓公不能有其妻也。以歸者。著叔姬之有歸道也。然皆非叔姬之罪也。且杞伯及叔姬爲夫婦。年已六十矣。而始出疑。叔姬無子也。不然。則寵妾妬之也。故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同盟于蒲何。曰譏晉之失信于汶陽之田而瀆盟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故未幾鄭叛而會楚于鄧。知盟之無益也。故曰。同盟者。不同也。

晉人執鄭伯。欒書伐鄭何。曰。責晉也。鄭人貪利。會楚於鄧以背蒲盟。責晉者何。曰。春秋正己而正人。于鞍之役。取賂以盟。汶陽之言二三其德。鄭之所以叛也。故季文子曰。行父懼晉之不遠猷而失諸侯也。故

楚鄭會鄧罌齊救鄭皆沒而不書特書執伐于蒲盟之下隱鄭之從楚以顯晉之失信也不然何晉稱人

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楚人入鄆何曰責晉之不能救也春盟于蒲冬遭大患而不恤伯者固如是乎然則晉何以不救也曰晉景以士燮之言歸鍾儀于楚以求成楚遂使公子辰來結成晉又使羅茷如楚以報之晉楚既成焉能救莒然則許其成乎曰沒而不書獨書莒潰入鄆于蒲盟之下聖人責晉之意見矣蓋不與其成也不與其既盟中國叛而又之楚也此與鄭奚異乎故皆不書也

秦人白狄伐晉何曰責晉也晉外失信于諸侯內讒殺乎大夫盟莒而不救其患伐郯而不恤其憂此速鄭人之叛而召秦人白狄之師也故傳曰諸侯貳也季文子曰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斯言也驗矣胡氏、家氏以爲稱人罪秦者如之何曰于秦稱人于白狄舉號華夷自分但並舉之則不可耳

十年衞侯之弟黑背侵鄭不書晉命何曰罪晉也夫晉若責鄭之失信從楚也然鄭伯已如晉晉已執之矣又殺其行人矣伐其國都矣又命衞以侵之者何也且晉歸鍾儀以求成楚使公子辰結成晉又使羅茷如楚又安尤乎鄭哉若衞受大國非禮之命輕用其師不貶而見矣其曰衞侯之弟者剽由是立耳

公會五國諸侯伐鄭何曰責晉也欒書以鄭人圍許而立髡頑也受子罕襄鍾之賂而已歸鄭伯其責晉

何曰上書鄭人圍許善公孫申之謀也若曰鄭君雖不在猶爲國有人乎此書伐鄭蓋沒其歸鄭伯之事若曰鄭伯已執之矣而又屢伐之何也若鄭伯既至乃討立君者殺叔申則非義矣此書晉侯者州蒲乎曰然譬之天子晉景猶太上皇乎

十一年晉侯使郤犨盟何曰罪魯之君臣不能有立也成公如晉則使送葬諸侯不在則又止之請受盟而後得歸未幾而郤犨來乃及盟又未幾而行父如晉涖盟進退行止惟晉所使聽命于天子不是過也季文子稱賢大夫而謀國如此何哉而晉之君臣忌人之善言惟強力是恃皆可見矣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何曰罪累上也見王室猶侯國也楚與伯興爭政王已使劉子復之陽樊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奔叛盟而失信則是自絕于天也宜罪之在楚也曰使惠襄偪楚者誰之過乎德政不平而盟其臣亦已甚矣故楚不書名而書出王室亦已挾矣有外之辭也然晉伯主受其逋逃而不歸豈人臣哉故穀梁子曰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上下皆失之矣

晉郤至爭鄇田于京師奚不書曰不成爭也王使劉子單子訟于晉曰昔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蘇氏即狄而奔衞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郤氏若治其舊則王官之邑也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瑣澤之會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也何以不書曰不與其有此盟也故林堯叟曰存中國也然傷之甚矣以是爲傷中國也故是冬郤至如楚聘涖盟宴于地室楚公子罷如

晉聘涖盟。晉侯及罷盟于赤棘。及前羅茷、公子辰皆不書。至於宋之盟。楚且先歃。雖欲存□□不可得矣。故始書。

十三年。公如京師何。曰。幸之也。幸其有尊君之名。不幸其無尊君之實也。故書于卻錡乞師之下。自京師會伐秦之上也。夫會伐秦。自起魯始也。自京師者何。胡氏曰。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劉康公成肅公皆在會。肅公又嘗受脤不敬。康公譏之矣。何以削之。曰。書此。則若諸侯誠心朝王。與聞其事而命二公矣。然而未然也。故沒其事。則若諸侯出京師而始伐秦。而王不知也。猶爲有王乎。不然。天子三公加外諸侯一等。曹伯廬卒于師。尙書之。成肅公卒于瑕。削之何邪。曰。下書公至自伐秦。故不書卒瑕也。孫炎曰。不以京師者。明本非朝京師也。足以考削劉單之意也。

十四年。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何曰。著林父逐君之由。衞君辨之不早也。故孫炎曰。衞大夫由晉而得歸衞國之事可知矣。李廉曰。林父逐衎立剽。叛戚。且爲之伐衞。皆關乎是也。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以爲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何。曰非也。胡氏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故穀梁子曰。大夫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何曰。劉炫曰。仲遂受姓爲仲氏。故子孫稱仲也。胡氏以爲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者。誤矣。

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何曰。美晉而猶未盡然也。夫同盟已許其爲曹伯矣。故其執

也。書曹伯不書名。猶曰。晉已許爲曹伯而又執之也。程子曰。稽夫討也。而張合亦曰。一舉措不當。遂開釋姦之門。可不愼乎。諸侯將見曹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以守節。遂出奔宋。何以不書曰。初負芻之爲逆也。子臧將亡。既請而遂已。於此而奔。奔之後矣。故弗書也。

楚子伐鄭何曰。足以考晉楚相成之無益。此宋西門之盟。所以創而不書也。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言楚之不可信。必至此也。鄭子罕侵楚取新石亦不書。所係小也。

宋華元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許其討賊而後入。故書殺大夫山。於華元歸宋之下。而山去其族。其說是也。魚石、向爲人、向帶、鱗朱、魚府、皆山族而出奔者也。何獨書魚石。曰。魚石爲左師。在六官之上。蕩澤所恃以殺公子肥者也。書魚石。舉重也。何以不去其族。曰。比于手伐本根者。則有間矣。且華元之奔也。魚石能止之。華元之入也。魚石能請之。是殺山者。亦石之力也。與趙穿恃盾弒君。盾反不討賊者異矣。故不去其族。

于鍾離兩書會何曰。不與其會吳也。已會矣。而又會何也。故穀梁子曰。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故雖以中國大夫。猶不欲其往會吳子也。況于柤皆諸侯乎。此而不愼。黃池之盟爭伯矣。

許遷于葉。則楚公子申遷之也。自遷云何。曰。許畏鄭逼。請于楚耳。中國不能居。則入夷狄矣。許之不能自強固可責。而中國之不能字小。尤可罪也。

十六年。楚子反背盟侵鄭。鄭亦叛晉侵宋。晉厲乞合諸侯之師。未及也。而先敗楚鄭于鄢陵。斯亦安攘之

師。城濮之類也。何以書及。曰。此聖人責中國以德不以兵威之意也。故當其時。范文子曰。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又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之君臣。不能聽言。惟恃兵力。一戰幸勝。遽自驕溢。楚由是滋爲中國患。自鄢陵始。故曰及。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何。曰。罪楚共及嬰齊也。共王雖自任過。而子重則欲子反圖之也。然則貪利背盟。忘申叔時之言。而集其矢于君目。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沙隨不見公何。曰。此雖晉郤犨取僑如之貨。而譖公于晉厲也。君子而求其故焉。則公上不能正其母。下不能治其臣。亦宜乎其然耳。諸傳以爲自反而縮者何歟。

會伐鄭。書尹子者何。曰。挾王臣以討鄭也。故自京師會伐秦。削劉子單子者。明無朝王之實。此書尹子者。明有挾王之意。然後天子尊而諸侯卑矣。

沙隨不見公。而書公至自會。公再會尹子。及諸侯伐鄭。亦未見公。書公至自會何。曰。皆不欲晉郤犨聽僑如之譖而止公也。若曰。公實與焉耳。

盲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何。曰。稱人而執。見郤犨聽僑如之譖。非其執也。舍之于者。見季文子之無罪而復舍之也。其范文子所謂信讒慝而棄忠良乎。故下書僑如奔齊。行父及郤犨盟。刺公子偃。幷上沙隨不見公。則穆姜與僑如欲去季孟以立偃之情。僑如譖行父及蔑之實。郤犨取貸之跡。行父代君而見執之忠。而公殺無罪之弟。皆可見矣。

十七年。衞北宮括帥師侵鄭。不書鄭子駟侵晉虛滑。公會尹單及諸侯伐鄭。同盟柯陵。不書楚子重救鄭。公再會單子及諸侯伐鄭。又不書楚公子申救鄭何。曰。略楚鄭之師。見王室不競德而重以兵力加人。雖以王臣伯主屢伐。而不能服也。故柯陵之盟。略尹單于外諸侯而書同。若曰。以同盟而病楚。斯亦末乎。襄三年雞澤同盟。亦猶是耳。

郤錡郤犨郤至之殺厲公。聽胥童夷陽五長魚矯而殺之也。胥童之殺。欒書中行偃殺之也。厲公之弒。欒書中行偃執諸匠麗氏。而使程滑弒之也。皆書曰晉何。曰見晉之君臣皆無道也。夫三郤之死。雖厲公聽讒。然實欒書之證也。君不得獨受其咎矣。厲公之弒。胥童之殺。雖書偃之爲。然其無道之甚。讒邪之慘。蓋晉國之所同也。晉人亦當分其惡矣。故書晉也。若郤錡將聘不敬。郤犨取賂僑如。郤至譖殺宗伯。其與五矯奚異哉。皆足以殺其軀耳。

齊高無咎出奔莒。不書高弱以盧叛。及下年書齊殺其大夫國佐。不書國佐殺慶克于盧師以穀叛何。曰。此春秋免高國之辭也。齊靈上縱其母聲孟子。而使慶克亂于宮闈。不能誅已矣。乃聽其讒譖。刖鮑牽。逐無咎。宜高弱之以盧叛也。又使慶克圍盧。賊安在哉。國佐同姓之臣。誅克是也。但不應以穀叛耳。以叛而復受君盟。亦已免矣。乃又殺之何也。齊靈將不欲正國乎。

十八年。公如晉。公至自晉何。曰。晉方弒君。公不能討而又朝之。其斯以爲危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士魴來乞師何。曰。罪晉侯也。國有弒逆。悼公初立。雖能逐不臣者七人。乃舍欒書荀偃

之首惡而不討。反遣使修聘乞師。爲他人謀。可謂舍田而耘人之田矣。其以書偃弑君之後。使荀罃士魴逆己于京師而得之乎。是雖不與聞乎。故亦縱賊之徒也。故春書君弑。夏書士魴乞師。及冬虛檉同盟。又書晉侯以爲主。罪其縱賊忘喪也。

楚鄭伐宋。納魚石于彭城。以魚石係之宋何曰。蕩澤之殺公子肥。固恃魚石。然迎華元以殺蕩澤者。則魚石耳。計其功亦可贖其過。故不終絕也。係之宋又書復入。不以彭城係之宋也。若曰。猶爲我國耳。視歸雖不及。視納與叛則又過也。故其下諸國圍宋彭城也。晉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眞諸瓠丘。夫晉悼初伯。而刑賞如此。則得之矣。其不書老佐華喜圍彭城。而書國大夫圍宋彭城於楚鄭侵宋之下何曰。魚石若自是歸。而請罪于君。以補前行之愆。猶可赦也。乃復假強夷之師以敵國兵。是幾乎叛矣。故子重救彭城不書而書侵。始以彭城係之宋。明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也。

春秋說志卷四

襄公

元年。既書圍宋彭城。又書韓厥伐鄭何。曰。譏晉悼也。使賊討賊也。主圍者欒書之子。佐師者荀偃親行。夫書偃弒厲公。悼公不能討已矣。乃使之圍魚石而伐鄭。彼楚鄭魚石其能服邪。伯者舉事不知易簡之道每如是。故春秋若取其事。而必覈其實。

二年。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何。曰。譏伐喪也。何以師係之大夫上也。曰。師雖與大夫等。然晉師伯主也。宋師主兵者也。蓋其春鄭雖受楚令而伐宋。然至是既有國喪。晉率二國伐之則甚矣。故首晉師。諸大夫再會于戚而城虎牢。鄭人始成。何以不係之鄭也。曰。雖責鄭之不能有。亦以大虎牢也。若曰。虎牢中國之防也。得虎牢則得中國矣。以虎牢中國之防。諸侯不與。而諸大夫城之。足以知政在大夫矣。此仲孫蔑之謀。而荀罃專之也。

三年。公如晉矣。又書公及晉侯盟于長樗何。曰。罪魯大臣之棄禮也。襄公四歲卽位。至是方七歲耳。而晉悼止長十歲。皆孺子侯也。爲國大臣者。固不可以君之無知而長其驕。亦不可以君之無知而蹤其卑。孟獻子相其君稽首于晉。且曰。蔽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是欺其君之無知。

太卑而可踰也故及盟

公會單子及諸侯。既同盟于雞澤矣。陳侯使袁僑如會。何以不書如盟。又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亦煩乎。曰不以新附之大夫敵諸侯也。故杜預曰。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是以使袁僑求成。陳請服也。而言及袁僑何曰請服。陳之勢也。及盟晉之志也。志大而勢小也。雞澤之同盟許之乎。曰以同盟而懼楚。亦末矣。故卒不能有陳也。

四年。陳人圍頓。何曰方入中國。而卽肆暴以怒楚。其能安乎。且當喪而興兵革。君子之所惡也。故前此楚公子何忌侵陳。楚彭名侵陳。皆不書。

五年。晉人執王叔陳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陳生愬戎于晉。而魏絳受戎虎豹之皮。已和戎矣。爲是執陳生而使士魴如京師。言其貳戎。斯豈惟諸侯淩王室哉。夷狄亦掩王矣。書而存之。人倫滅矣。故削。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何以不書及曰。雖則附庸諸侯。亦非大夫之所得及也。何以後于豹曰。魯嘗請于晉以屬鄫。至是穆叔以鄫覿也。以鄫覿故先豹。其實也。不以大夫及諸侯。其名也。故陸淳曰。魯晉俱失正矣。

救陳何曰。程子曰。與之可也。然則猶有所未盡乎曰。然。所以服楚者亦末也。故上書救陳雖美也。而下書公至自救陳者。則又致勞矣。言不能終有陳。徒勞而無功也。故范宣子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

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夫救人者。心力俱至。而將之以德。然後能成。若斯言者。名雖救與成也。其實不能有矣。未久而陳逃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不從也。夫獻子惡足以知之。夫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故不從者。天不從也。然此卽獻子之言。亦可知春秋月數之不改。

于鄬之會。爲救圍陳也。何以不書。曰。責晉之不能終救也。陳侯逃歸。而鄭大夫叛以弒其君。責晉奈何。曰。鄭子駟子豐謂鄭伯曰。中國不足歸也。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于是弒之于鄭耳。使鄭大夫之弒君者晉也。然中心從中國者鄭伯也。書弒則顯鄭伯之有惡也。故從其瘧疾之僞赴而書卒。存鄭伯也。不沒其實而書于鄬。誅鄭大夫也。鄭伯方弒于鄬。晉不能討。誠子駟之所云耳也。斯陳侯逃歸矣。故曰。責晉也。故范甯曰。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不討。陳於是懼而去之也。若公羊子以爲爲中國諱。穀梁子以爲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其說大鑿矣。

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燮。何曰。此子駟之欲致楚也。弒僖公之實見之矣。曰。侵蔡者。子國子耳。而歸于騑何。曰。子國子產之父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發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所謂正卿、蓋騑也。是子國亦知伐蔡不利。逼于子駟。不得已也。故子囊之師未至。而鄭犧牲玉帛已待于境上矣。以是而觀。鄭伯未見諸侯、卒于鄬。蓋諸大夫不欲其

見之也。

刑丘之會。魯侯在而書季孫宿。及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又書人何。曰。此著季孫之強也。諸大夫稱人。猶有不敢敵君之意。而季氏遂居然如晉侯鄭伯也。且子駟去年弒僖公于鄭。今年鄭簡公卽會于邢丘而不見討。如此而猶曰。命以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不亦虛乎。故君子以宿爲當魯君也。晉悼鄭簡其奈何哉。然則何至人諸大夫乎。曰。不有人諸大夫之事。則無以見季孫之不稱人也。

九年冬伐鄭。而書同盟于戲奈何。曰。罪晉及諸侯。且志不同也。晉士匄曰。自今旣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騑曰。自今旣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智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嗟乎。伯者所見之卑也。子駟負弒君之罪而不能討。乃與之論盟乎。不討其弒君而討其從楚。故屢盟無益也。故未閱月。楚子伐鄭。子駟復與楚平。明年。楚鄭又伐宋圍桐門矣。

十年公會十一國諸侯及吳于柤。遂滅偪陽。以予宋向戌。向戌不受。以予宋公。遂以偪陽子歸。則何以言遂滅。曰言易也。荀偃士匄親受矢石。不及七日克之也。不書歸。免偪陽子也。穀梁子曰。遂直遂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中國諸侯從夷狄而滅之也。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此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爲黼車爭田之故。殺子騑于朝及子國子耳也。書盜何。曰言中國之無人也。騑弒其君髡頑以從楚。至是四年矣。天王方伯皆不能正名其

罪以討之而本國之大夫如子國子耳者又且從之猶爲國有人乎故書盜殺若曰中國人不能殺盜乃能殺之中國曾盜之不若也故三卿不書大夫明其爲于鄢之賊也騑弒其君、幷及發輒者何曰子公弒君而書子家謂其從也況二子可否惟騑是聽雖家人子弟之忠言惟恐騑聞之以遭戮其何以爲卿乎故逮之也子產聞盜庀羣司閉府庫慎藏閉完守成列而後出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奚不書曰子報父仇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其春秋示臣子報仇之意深矣

戍虎牢係之鄭城不係之鄭者何曰城疑諸侯之能有虎牢也故不鄭戍斷諸侯不能有虎牢也故係鄭曰此鄭虎牢也我安能戍之哉如其能有也又奚書子囊救鄭及楚鄭伐宋乎故公羊子曰係之鄭諸侯莫之主有也穀梁子曰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亂賊之虎牢雖不有可也

十一年作三軍何曰作者不宜作也三軍魯之舊也奚作乎作之則非其舊矣非其舊者三子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培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也蓋季氏攘竊兵權欲弱公室也

公會十一國諸侯伐鄭何曰此中鄭子展侵宋致師之謀也善之乎曰未善也以下書同盟、及楚鄭復伐宋可見也晉鄭於是乎各竭其力矣漢董公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使當騑殺僖公之日中國舉師以討騑而殺之楚將奔命之不暇矣何至屢盟屢伐而未服也故程子曰王道易簡本乎人情如履大路而行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其斯之謂歟

伐鄭會蕭魚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于是歸鄭囚納斥候禁侵掠奚不書盟曰已盟而後會也已盟而後會則有私焉耳故不書鄭伯子展如會如屈完袁僑例也不書何哉曰晉人取鄭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兵車、百乘歌鍾二肆鎛磬女樂之賂若曰斯會也非鄭之所汲汲也故猶有可議焉胡氏以爲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雖取其大端若更能絕其賄賂斯近王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何曰不與楚執也行人而執之可乎故啖助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杜預亦曰言非使人之罪譏也蓋良霄如楚告絕以服晉楚怒而執之焉耳

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奚不書救鄭晉師敗績于櫟乎曰貶秦而恕晉也故家絃翁曰不與秦人爲楚而救鄭也

十二年王求昏于齊使陰里結之奚不書曰以下書劉夏逆后此可勿志也然則劉夏奚書譏士也

十四年于向之會何曰爲吳謀伐楚也未伐楚而伐秦何曰伐秦亦伐楚也宿及叔老皆列者何曰見季孫之強也見季孫以卿爲介也齊崔杼宋華閱衞北宮括奚稱人曰左氏曰貶其惰慢不攝也伐秦書括攝也夫惰慢不及會書之奈何曰爲宋興師知其必會雖無人焉亦列也以其不知爲閱也故人耳杼雖不攝然而其君則不叛也故同宋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以戎子駒支之有辭也使卽事于會奚不書曰于吳已殊會又書戎子亦已甚矣然則伐秦與之乎曰雖報于櫟之役然濟涇而怠荀偃欲西欒黶欲東多遺秦禽遷延無功其晉政之衰乎

衞侯出奔齊。既曰奔矣。奚不名。曰。以自奔爲文。師曠所語晉悼者是也。見衞獻之自取也。不名者。見林父逐之罪也。若曰。衞獻雖有三罪。自取出奔。然猶可以君國。未應比于失地者而名之。則林父逐君之惡。不當立剽之意。著矣。故許翰曰。抑強臣而存大義也。然則林父殺子矯子伯子皮子行四大夫也。亦不書何。曰。林父之敗公徒于阿澤。使庾公差逐君出境矣。又奚論乎殺四大夫也。不書殺四大夫。見林父之惡有大于此者也。不書立剽何。曰。不與其立也。若林父自爲君也。

會于戚何。曰。譏晉侯及諸大夫也。孫林父逐君立剽。晉侯乃聽師曠荀偃之言以定衞。人之倫滅矣。奚不貶而稱人。曰。以顯孫林父。故弗人也。顯林父而弗人。季孫宿士匄華閱公孫蠆亦弗人何。曰。猶林父也。故高閱曰。明皆林父之儔也。

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何。曰。兵弱不敢救也。雖城成郛其奈何。是故莒四伐于前。齊六伐于後。邾三伐于中。皆自作三軍始也。故許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

十六年。葬晉悼公。奚書。曰。見于賢君而反簡禮也。悼公在位十有六年。卽位入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卽位一月。取六官于民譽。八年九合。三分四軍。雖其大道未聞。當其天資。視桓文猶過也。魯于厲公。親往葬之。其餘他公。數遣上卿。至是而使微者會葬。可謂失輕重矣。宜乎于天王之喪。恝然不往也。

溴梁之會。十一國諸侯爲魯討邾莒也。而獨書大夫盟者何。曰。盟重事也。會輕事也。諸侯當其輕。大夫當

其重。此世變也。且以一齊高厚之逃而爲是盟。蓋不得乎大夫。則不可以爲諸侯矣。于是而見晉平公不能繼悼公之業。而羊舌肸非智罄之材。傷之甚也。故公羊子曰。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許男請遷于晉。許大夫不可。晉人伐許。先書鄭伯何。曰陳傅良曰。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君臣之分也。

十七年。衞石買孫蒯以曹人詢蒯父之逐君也。伐曹取重丘。獨書石買何。曰著買之黨惡而伐人也。逐君者可知矣。曹人訴晉。晉執買于長子。執蒯于純。晉又獨書石買何。曰言逐君者。晉已定其位。又執其子。則非情也。以爲非情而不書。書執石買。晉侯馭刑之失輕重。黨惡之私情見矣。

十八年。書同圍齊何。曰合莒邾曹衞魯也。莒邾蓋齊之黨。而魯晉之仇。曹衞則自相仇者也。今晉能合之而無異。故曰同圍齊。諸前傳皆以爲同惡齊。則此諸侯嘗惡陳鄭楚屢伐圍者也。奚不書同乎。若齊靈背盟棄好。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自得此圍。不假言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何。曰著惡人之善終于師也。有師而不加也。使罪人得以完終焉。雖然。人不討而天終討之。曰卒之于師耳。

十九年同盟祝柯。反不書同如圍齊何。曰方盟祝柯而卽執邾子。當其盟則有不同心者矣。圍齊而以伐致何。曰恕魯也。圍齊者諸侯。伐齊者魯也。齊人率邾莒九伐而三圍乎魯焉。魯報之未過也。

取邾田自漷水。則諸侯次于泗上。彊之以歸魯者。奚言乎魯取。曰譏魯及晉也。魯取其田于邾。晉取其賂

于魯其義一也若皆執邾子而取之者也

晉欒魴衞孫林父帥師伐齊。奚不書欒魴曰。著林父之惡也。既逐其君于齊。又伐其君于齊耳。若書欒魴則斯師之名義謂何。此聖人討賊之精意。張洽以爲林父並將者。非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何以書鄭殺而不去其大夫曰。討純門之師。及爲政而專者。豈至殺乎。若討西宮之難。嘉在賞之之列矣。

二十年盟于澶淵。齊服也。奚不書同。曰。越二年而齊復伐衞伐晉。安在其爲服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何曰。此見中國之弱。而陳蔡之國皆懼楚也。故出奔者。亦不敢之中國耳。燮謀國以從晉而見殺。慶虎慶寅譖黃而楚討。中國不能庇。則夷狄從耳。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使臧武仲詰盜。武仲曰。庶其竊邑于邾。子爲正卿。妻以公之姑姊。皆有賜于從者。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此盜也。奚不書叛。曰。其始也。邾雖從齊伐魯矣。然晉人兩執其君。魯又取邾田自漷水。未幾仲孫速又伐邾。邾小國也。侵削若是。庶其所以不能安于邾也。越二年。邾畀我亦來奔矣。故聖人不以叛書。責魯邾之君也。邾子不能安其臣。魯逼之使叛而又受之。若曰。誨之爲盜也。庶其之罪。又何言哉。

晉欒盈出奔楚。則其母之欒祁通于州賓。懼盈之討也。譖于其外祖士匄而逐之者也。奚以自奔爲文。曰。欒黶汰虐已甚。而懷子又濟其父之惡。故有母不能正。是以出也。然范宣子不能正其女。獨無罪乎。曰。

女已出在外者也。蓋有代我而主之者也。夫宣子已逐懷子。又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郤豫、董叔、羊舌虎。雖賢如叔向。亦幾不免。不亦過乎。又奚不書曰。斯皆欒盈之黨。朋淫于家者也。若叔向者。社稷之固。宣子從祁奚言諸公而免之。亦可謂得善善惡惡之常矣。以爲常而不書。其春秋示賞罰人之道乎。商任之會何曰。左氏曰。錮欒盈也。可乎。曰貶也。以一大夫之私憾。動八國諸侯。使其世臣不獲容于天下。大夫幾乎有天子之權矣。此且爲貶。而況于沙隨之會再錮之乎。然沙隨之會。盈已在齊。而齊侯與會。安在其爲錮也。

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何也。曰。譏楚之無君臣也。子南寵觀起。未益祿而多馬。則亦康王未能禁之于蚤也。乃謀于其子而殺之。并其子死之。則康王之過也。觀起棄疾之死奚不書曰。觀起小臣而僭侈。棄疾謀君而殺父。皆宜死者也。然則棄疾如之何。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惜乎舒也。不逢申叔豫耳。

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則齊侯使析歸父以藩載而納之于曲沃者也。奚不書自曰。陸淳曰。潛至也。入曲沃又書入晉何曰。盈之入也。晉人大懼。范宣子以其子桓子之謀。奉君以走固宮。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則若已入晉矣。其曰入曲沃者。則士鞅逆魏舒以如公。使斐豹殺督戎以敗欒氏。盈奔曲沃。蓋不成乎入晉也。故又曰。入于曲沃。比魚石之罪加一等矣。故曰晉人殺欒盈。胡氏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齊侯伐衞遂伐晉。晉嘗追齊師獲晏麋。奚不書曰。免晉也。免晉則罪齊矣。又何以先伐衞也。曰。意在伐衞。以伐晉爲奇兵耳。故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是初舉斯師者乃齊也。

臧孫紇出奔邾。則孟孫羯譖紇將爲亂。季孫宿怒而逐之者也。奚言乎自奔。曰。紇既阿季孫之私。廢公鉏之長而立悼子。故羯用豐點之謀。借公鉏以立己。而廢其兄秩也。羯德公鉏。公鉏怨紇。故羯亦怨紇。故借除于臧氏。以葬甲從而譖行。紇由是斬鹿門之關以出也。其自取乎。故仲尼曰。以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紇自邾如防。自防奔齊。奚不書奔齊。紇自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若不獲立。則不辟邑矣。不書奔齊而書奔邾。明要君也。

齊侯襲莒。門于且于。華周、杞梁、不貪莒子重賂以棄君命。遂死于陳。奚不書。曰。齊侯以強襲弱。罪莫大焉。二子不止其君而犯難焉。曾其妻之不若也。故勿書。

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何曰。杜預曰。賀克欒氏也。夫穆叔謂范宣子以三不朽。豈其以克欒氏爲立功乎。亦已誤矣。

叔孫豹如京師。何曰。穀洛鬬。毀王宮。齊人城之。穆子始入賀也。始入賀而王卽以大路賜之。不知魯侯來朝。何以與之乎。當是時也。諸侯如天子。大夫如諸侯。

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于崔氏。不書殺。賈舉州綽邴師祝佗父十人者。晏嬰所謂非其私昵。誰敢任

之者。是已。若太史兄弟三人者。皆以書弒君而死之。亦奚不書。曰。史載人君之言動。有儆諫之義焉。至使莊公數報棠姜于崔杼之第。以沒其身而後死焉。則亦奚史乎哉。

再會夷儀以伐齊。奚不書伐齊。曰。本爲報朝歌之役。乃受隰鉏之成。慶封之賂而止也。若書伐齊。疑于得討崔杼之美矣。爲其失實也。故不書。其曰諸侯同盟于重丘者。曰諸侯同盟于齊之地耳。蓋若齊景及崔杼皆主斯會也。人倫于是滅矣。此春秋討賊之意也。

會夷儀之衞侯。則林父所立之剽也。入夷儀之衞侯。則林父所逐之衎也。皆不名何。曰。不書剽。見林父當國。而諸侯定其位也。不書衎。見林父之不得而逐也。然則剽亦與有罪焉。若曰。君方自夷儀入焉。國中立爲君者誰耶。一國而二君可乎。若書衎。恐疑于剽之當立也。

鄭公孫舍之及子產入陳。陳侯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蟄而見。子美入敝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而還。是役也。諸卿皆與。不稱人。又獨書子展者何。曰。見陳嘗黨楚以伐鄭之罪也。故子產戎服獻捷于晉。數陳之罪。士莊伯不能詰。仲尼亦許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也。若是已矣。公孫夏何以又伐陳也。曰。初未成也。自是陳始及鄭平矣。然則與鄭乎。曰。崔杼弒君。人人得而討之。子產謀鄭。乃舍介狄而入陳。不亦左乎。此惠而不知爲政也。

二十六年。衞甯喜弒其君剽何。曰。喜嘗從其父以君剽矣。又從其父而弒之。爲君者亦已難矣。故右宰穀

曰。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其曰甯喜弒其君剽。甯喜之君也。立剽奚不書。曰。不與其立剽也。亦以見孫甯逐君而當君也。至其見弒而後書者。錄衎入與喜罪也。林父逐君十二年矣。列會諸侯大夫不書叛。至是始書入戚以叛。何曰。著始制戚者之過也。又以見立剽而逐衎。皆林父也。前十二年非叛乎。曰。林父雖叛衎。未叛社稷。社稷爲重。君爲輕。故于衞侯復歸書名也。前何以不書名。曰。前若名衎。則剽爲賢而當立矣。剽既弒。然後可名衎以責其失地也。初衎與喜之言歸也。喜曰。必子鮮在。子鮮既言公命于喜。喜而後弒剽也。奚不及乎鱣。曰。子鮮一心以從衎者也。安知所謂剽哉。蘧伯玉衞之賢大夫也。林父告則出奔。君逐而復仕。甯喜告則出奔。君弒而復仕。忠臣固如是乎。曰。伯玉未執國政。先難而行者也。夫子以爲卷而懷之者。其此也乎。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衞疆戚田。取衞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奚稱人。曰。貶其釋君而助臣也。故其下執甯喜亦稱晉人。言執非其罪也。曰。汝何納君而伐孫氏也。然則鄭良霄無貶乎。曰。胡氏曰。鄭子產新得政。爲衞侯故如晉。而晉卽會之也。晉人執衞侯囚之士弱氏。奚不書。曰。未成乎執也。晏嬰私于叔向曰。爲臣執君若之何。趙文子告于晉侯釋之矣。

宋公殺其世子痤。此寺人伊戾之讒。向戌之疾。芮姬之嬖也。奚言乎宋公。曰。行二人之志者誰也。夫小人一行間焉。父子天性且不能保。況疎遠之賢乎。此人君之側。君子常少。諂諛常多。世之所以鮮治也。

二十七年于宋之會。向戌欲弭諸侯之兵。蓋晉趙武楚屈建主會。以長楚者也。是夷狄之盛也。奚不書人。

曰。書人則無以明其爲諸大夫也。明其爲諸大夫。而以趙武屈建主會。中國夷狄之勢成矣。是大夫之爲也。孟子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謂是乎。其長晉者何。曰。楚雖先猷。然長晉者。非美之也。若曰。尸此盟者其晉乎。中國胥而爲夷矣。然則向戌之謀不善邪。曰。當是時也。石惡崔杼皆弑君。諸大夫爲此會以伐之。楚將歛衽而朝矣。會是不爲。乃驅中國以長夷以爲美乎。

衞殺其大夫甯喜。甯弑君剽。而書衞殺。不去大夫何。曰夫剽。喜以爲君。而喜弑君。故曰喜弑其君。言喜之君也。故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夫喜。衎以爲大夫。而衎殺之。故曰衞殺。言衎之大夫也。故子鮮曰。遂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故鱄出奔晉。穀梁子以爲鱄之去合乎春秋。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何曰。以見于宋之會無諸侯也。若曰。此皆諸侯之大夫也。復盟于宋。以從楚耳。蓋不能討齊弑君。相率而入于夷狄也。是中國之滅。大夫之罪也。孫覺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于宋之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公羊子以爲再言豹者。殆諸侯也。爲衞石惡在是也。曰。衞石惡在。是以爲殆諸侯。齊崔杼不在。是不寧勤諸侯乎。

二十八年。齊慶封盧蒲嫳殺崔成崔彊。遂殺崔杼及其族。奚不書齊人殺崔杼乎。曰。此非討賊也。杼再娶東郭姜生明。遂廢其前子成彊。而以東郭姜之孤棠無咎及東郭偃爲相。成彊殺偃無咎。杼怒而見慶封。慶封遂及嫳討成彊殺之。盡滅崔氏之族。非其討賊也。故不書。其書慶封來奔何。曰。子家好田而嗜

酒。乃以其政委於其子舍。遂及饔易內而飲酒。初崔慶爲黨而弒莊公。莊公之幸臣盧蒲癸王何皆出奔。至是歸。復嬖于舍。故癸何得以殺舍于嘗。而子家不能入也。夫當其弒君也。崔慶莫強焉。未幾而兩族俱斃。亂臣賊子可以懼矣。其曰來奔者。罪我之納逆也。

公如楚。則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也。奚獨書公。曰。存中國也。若備書旅見乎楚。則中國之弱亦甚矣。是向戌之啓禍也。聖人所不忍也。但舉魯以見之耳。嗚呼。于天子未有若是行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何曰。天王崩而公在楚。以送葬。不亦傎乎。且公外則楚止送葬。以親穟。內則季孫宿取卞而不敢入。榮成伯爲之賦式微。公之昏弱亦甚矣。故穀梁子以爲閔公也。其訓公至自楚。則曰喜之也。殆閔其往而喜其來也。可以得經意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何曰。見魯之不競也。內則分于三家。士鞅至而公臣不能具三耦。外則侵于諸侯。爲晉歸田。甘自瘠以肥杞。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之下。亦以見晉有所求而爲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何也。曰。顯札也。顯之奚不字之。曰。君前臣名。禮之大閑也。故季友子突叔肸書字者。皆不在君前也。然則何爲乎顯札。曰。札之行雖過乎中庸。然其讓國之風。足以厲春秋時之亂賊矣。先乎吳子且舉號焉。此而書札。故知其爲顯之也。胡氏之說非歟。曰。非也。札在襄二十九年來聘。昭十五年夷末卒。二年趙武方問季子得立于吳。屈狐庸也。亂未至而預刺之。春秋不如是之刻也。

三十年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何曰。賢之也。待傅母而卒于災。可以爲共矣。其無忝于夫之

諡乎。然則何以賢之。曰。當是時也。天下諸侯大夫或上叛其天王。或下逆其君父。書共姬。以見一婦人也。優乎天下之大夫遠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夫殺佞夫者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也。而曰天王殺弟者何。曰。儕括逐成愆而欲立佞夫。佞夫所不知也。佞夫王之母弟也。此五臣者。非有王之意。安敢動斯刃哉。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子產蓋嘗枕肱而哭。歛襚而殯之。則伯有者。亦未爲盡非也。況子晳駟帶相爭殺之乎。乃去大夫而書鄭人殺之者何。曰。伯有汰侈。嗜酒而飲于窟室。而又強使子晳如楚。子晳率駟氏之甲以伐之。伯有奔許已矣。乃復因鄭伯及大夫盟于大宮也。遂及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北門。駟帶始率國人殺之羊肆耳。故以討賊書也。然則子產非歟。曰。雖勿哭可也。惠而不知爲政。其此也乎。

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何。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乃舍去疾而立展輿。又廢之。而且行虐焉。國人爲是弑之也。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程氏之說。可謂得經旨矣。

春秋說志卷五

昭公

元年。于虢之會。尋宋之盟。仍讀舊書。何以亦先趙武。曰。罪趙武崇僭逆也。是僭逆之魁耳。夫楚圍設服離衞蒲宮。有前二人執戈。居然楚子以臨諸大夫矣。使趙文子率諸大夫執圍數其罪。歸于京師。豈惟伸大義于天下。亦楚國之所共願也。乃若言其假而不返。或以君哉美之。釋其賊而尙其強。猶曰以信爲本。擬于不僭不賊。夫僭賊在遲而不問、又誰則也。小信破義。其是會乎。故申之會不殊淮夷。狄諸侯也。虢之會先趙武。次楚圍。而後諸大夫。若曰。皆圍之兄弟耳。或曰楚勢方張。其能執圍乎。曰。圍聘于鄭。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館于外。圍至垂囊而入。況此大義之所在。其執之何有。釋此不爲方講小信。劉子言武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偸之甚乎。

取鄆。季孫宿乘莒亂。伐而取之者也。不書何。曰。若公取之也。季孫無君。又何言哉。不書伐者。取可以兼乎伐。夫尋盟未退瀆齊盟。微叔孫豹之忠信貞義。魯且危矣。堅冰之戒。其謂此乎。故疆鄆田。且書叔弓帥師。此不書季孫。

天王使劉子勞趙武于潁。奚不書。曰。武驅中國而長夷狄。王罰所必及也。如是而猶勞焉。而王又甚于武

矣。不書者甚之也。且劉子欲武遠續禹功。大庇其民。武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劉子以爲神怒民叛。不復有年。以語王也。不知王及劉子又何居。

秦鍼奔晉何。曰豈惟桓景之過哉。亦鍼昧于子弟之道耳。故丹朱以朋淫殄世。衞戍以富侈出亡。皆鍼之徒也。

去疾未爲君。係之莒。展輿已爲君。削其子者何。曰。入者不爲犯法。出者不能逃刑。是春秋討賊之旨也。若更責去疾。則天王諸侯環視展輿而不討之者如之何。

楚子麇卒何。曰。言天下不以圍爲弒君也。始而十國大夫會于虢以尊其僭。終而十二國諸侯會于申以聽其奸。雖宋向戌鄭子產皆獻禮焉。是天下不以圍爲弒君也。天下不以圍爲弒君。而聖人亦不以爲弒君何。曰見天下不以圍爲弒君也。甚其事也。若革其僞赴而不書卒。則是時猶有人倫。反非其實矣。然則他國亦有書弒君者何。曰亂莫甚于夷狄矣。又弒其君矣。又率中國而從之。尊爲盟主。猶爲國有人乎。其去禽獸幾何。春秋自此無伯矣。夫圍將及伍舉聘鄭。聞王疾遂還。以冠纓縊殺王。今卒之。不亦沒其實乎。曰。下書公子比奔晉。不可掩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聘于晉。何其已速乎。曰。韓宣子知禮者也。觀易象與魯春秋于太史氏。而知周公之德。因季武子賦甘棠。而思召公之賢。其志大矣。故魯選于三卿之中。以忠信卑讓之子叔子者報聘也。斯聘也。其亦異乎因聘而謀昏者矣。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則子產數其三死罪而殺之者也。奚言乎鄭殺。曰豈惟見執政者因其疾而幸勝之哉。而鄭簡公用是人以爲大夫而不能去。使至於將作亂焉。亦其罪也。故劉絢曰。惡鄭伯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何。曰。知其不可而不往可也。已往而見拒。勿復亦可也。如其既復也。宿亦勿往可也。不可往而往不智。見拒而復不勇。既復而宿又往不君。甚之哉。如湛氏以爲三可恥也。故胡康侯曰。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皆見矣。

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何。曰。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過也。魯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然則有不葬天王者。豈以王不會葬乎。故君子循理不循情。

四年春正月。大雨雹何。曰。正月非當大雨也。而又雹乎。況去冬大雨雹乎。陰淫極正月亦大雨雹。陽淫極故八月猶大雩。陰陽不調。君臣失位之象也。申豐乃以藏冰之事對季孫。其杜欽、谷永、釋王氏。而以女寵言災異乎。

于申之會謀伐吳。楚子以夷狄而又弑君以主會。故不殊淮夷。明在會之諸侯皆夷狄也。胡康侯之說允矣。然是會也。椒舉請于晉。而叔向許之。楚虔問其禮。而子產向戌獻之。胡氏以爲賢者聽天所命何。曰。賢者行法以俟命。胙僑戍法未之能行也。命安在乎。天豈有使中國從夷狄之命哉。然則三子者。亦狄臣耳。故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楚人執徐子。不書徐子名。執齊慶封殺之。不書楚人殺。滅賴而書遂者何。曰。不與楚人執。不與楚人殺。不

與楚人滅也。若曰。弑逆之賊不討。其禍至于吞噬中國而難禦也。故曰遂也。然則慶封不可誅乎。曰。穀梁子曰。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楚徇慶封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也。然則中國諸侯從楚者。則何以異於慶封乎。

叔孫豹卒。則其庚宗婦人所生之子豎牛斷其食而卒也。奚不書。曰。爲賢者諱也。穆叔忠于魯而禍于家。雖其自取。不可以其子之惡而掩其忠也。況杜洩不從季孫南遺之言。執王命而竟以路葬。恩禮之厚。又若此乎。故又得書日也。

五年。晉韓起羊舌肸爲楚送女。過鄭罕虎。游吉戒以楚王汰侈已甚。叔向以爲不能及人。然微遠戚疆之言。圍且以起爲闇。肸爲司宮矣。弑君之賊。與之爲昏。且涉是險而行。何不書。曰。斯當時之勢也。故齊景涕泣而女吳。晉平遣卿以送女。惟其不討賊也。是以至此耳。春秋削而不書。其示人正本謹初之意深矣。

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何。曰。譏莒魯之君。而尤重乎魯也。然則牟夷無罪乎。曰。莒亂而著丘公不能撫其民。魯往年取鄆。今年取鄫。故外有侵削之國。而內無安攘之主。牟夷所以以地叛也。牟夷之罪。又何言哉。其重魯何。曰。逼之使叛。而又受其利也。故下書叔弓敗莒師于蚡泉。而不書莒人來討者。可知其罪魯矣。

楚子帥諸侯伐吳。越始見經而稱人何。曰。從徐文也。伐吳可乎。曰。以弒逆之人而稱兵。不貶而罪見也。故前此不書吳伐楚。入棘櫟麻。此不書敗楚師于鵲岸。下書楚薳罷伐吳。又不書吳敗楚于房鍾。皆可見也。以爲進而稱人者何也。曾是從逆以爲善乎。胡康侯亦誤矣。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衞何。曰。平公在位四十餘年。以伊柳而殺子逐臣。其暗如是。宦寺之惑人可痛也。雖然。伊柳之譖。無戌亥之證。亦不能行。伊柳何足道哉。

七年。暨齊平何。曰。非我所欲也。故穀梁子曰。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不書主名何。曰。見季氏之專也。書公則非其本意。書季氏則不可爲之訓也。何休以爲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者非也。

公如楚。公至自楚何。曰。忘其楚之弒逆也。聽薳戚疆之言。落一章華之臺。七閱月而後返。其臣仲孫貜且以不能答郊勞爲病。君臣舉動如此。其國可知矣。

石言于晉魏榆。奚不書。曰。非天下災也。梁山雖晉。則關天下耳。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何。曰。責陳侯也。猶曰。此陳侯之弟殺之也。非伊異人也。夫哀公既以偃師爲太子。又復寵次子留。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者何也。招非恃哀公之意。不敢稱斯刃耳。故曰陳侯之弟也。若招之罪。不假言矣。惟如此也。故哀公縊。不書招。及留弒其君。而書陳侯溺卒。見其自取也。留既爲君矣。出奔鄭。不書陳侯留。書公子留。見其不當寵也。夫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何。曰。討賊之辭也。過且如此。招可知矣。然則何以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若宥招者何也。曰。

楚子自弒其君。而又假奉孫吳以滅陳。其志豈討招哉。故書執招殺孔奐于滅陳之下。不與其滅與執也。不以亂治亂也。不足也。又書葬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及陳災。公羊子所謂存陳也。夫楚負弒逆。肆其強暴。滅賴滅陳。卒無能救。其諸晉已許之乎。中國之弱甚矣。

九年。周甘人及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潁。侵王室也。奚不書。曰。不成乎侵也。王使詹桓伯辭于晉。叔向及韓宣子遂使趙成如周弔。致閻田。反潁俘。以不成乎侵而不書。其取人改過之意見矣。

十年。齊欒施來奔。何曰。責魯之受叛也。欒施高彊伐君虎門。以伐陳鮑。不勝而奔魯。魯而不受。爲亂者孤矣。不書高彊。何高閎曰。非卿也。

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則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及許、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大夫皆在也。奚不書。曰。舉舍以見之也。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湨梁之會。大夫執政。澶淵之會。不討蔡逆。于宋于虢。楚人先歃。孟子所謂不與賢者共政也。失伯道矣。葬之者何。曰。不廢禮也。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以皆書名也。曰。春秋之義。不以賊討賊也。均賊也。皆書名。又書誘殺。虔之罪重于般矣。故下書楚公子棄疾圍蔡。言般雖殺。其國猶有人也。楚何名也。其圍之乎。

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何曰。夫人薨而蒐。見君之忘親。臣之忘上也。君忘親爲不孝。臣忘上爲不忠。不孝不忠。魯其危乎。是故葬齊歸而不感。未葬而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又納泉丘人女以生懿子敬叔也。故晉叔向曰。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

失國。

會于厥慭者何。曰。楚師圍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以無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焉用之。是會爲謀救蔡也。奚不書救。曰。不能救也。楚圍蔡于四月。滅蔡于十一月。會在八月。解圍則已遲。救滅則無師。故八國大夫書名。非褒也。若曰。無事而私相會聚耳。若又曰。諸大夫也。謀蔡而不能救。亦可恥也。其書執蔡世子有以歸者何。見世子當君父見殺。邦國見圍之日。不及卽位而報仇之節也。不然。蔡旣滅也。何以又書執蔡世子有乎。故胡康侯曰。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

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出奔何以名。納何以不名也。曰。出奔而名。罪燕伯之用嬖。自取之也。納而不名。罪大夫之已甚。拒其君也。故穀梁子曰。納者內不受也。其曰高偃。不以大夫納諸侯也。衞衍出不名而入名者何。曰。始罪大夫。而終罪衞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蓋莒人訴魯取郠。伐國敗師于晉也。故晉辭以平公之喪拒公耳。然公自有夫人歸氏之喪。未練而出朝。彼何重君。而此何棄親也。

葬鄭簡公何。曰。譏子產當國。葬之速也。三月而葬也。且簡公以國反正。息諸侯兵。民蒙慈仁之惠。賢諸侯也。其禮可略乎。前此叔弓葬宋平公。則二月也。書叔弓何。曰。又以責卿共同列之葬也。若叔孫舍一月而葬平公者。則又甚矣。

公子慭出奔齊。則慭與南蒯叔仲小謀去季氏。而慭告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慭還及衞。聞費

叛而奔齊耳。其曰出奔何。曰。若書如晉還至衞奔齊。則非與聞其謀者也。然則譏之乎。曰。子仲之志雖美。舉之不得其人也。南蒯豈除季氏者哉。故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何以不書南蒯以費叛。曰。若宜叛也。以爲若宜叛。罪季氏之教之者深矣。

楚子伐徐。則使薳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而楚子次乾谿以援者也。其書楚子伐徐何。曰。舍其臣而書君。罪楚子之橫。志乾谿之由也。楚子弑君而立者也。已執徐子而滅賴、滅陳、滅蔡矣。至乾谿之次。右尹子革夕、楚子遂欲求周鼎。取鄭田以畏諸侯。其志無上矣。雖子革以倚相告以祈招之詩。猶不能自克。而遂及于難。故曰楚子伐徐。多楚子之罪也。

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何曰。見以叛不能討叛也。季氏不稟于君。而擅使叔弓帥師圍費。其與南蒯無幾矣。故不書。平子以治區夫之謀。費人叛南氏。亦不書。南蒯以費叛也。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觀從以楚子殺其父起也。假蔡公棄疾之命。召子干于晉。盟而襲蔡。遂及棄疾。薳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羣公子。比立爲王。楚子聞之。縊于棘圍。芋尹申亥氏。若治始謀。則在觀從。若治挾衆。則在棄疾。子干奔晉十三年矣。而書比弑何。曰。觀從何足道。棄疾未爲王。虔雖弑君。比非有討賊之心。志在于篡位耳。故雖縊。書弑也。其曰自晉歸于楚何。罪晉也。罪晉不能討賊于始。而反成弑君者之自也。弑則不地。于乾谿何。終虔惡也。不聽祈招之詩也。

葬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夫棄疾既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奚不言弒君。曰。棄疾立有五利。比立有五難。況初假棄疾命召比者。觀從也。棄疾見之而逃。始謀者比。自立爲王者比。棄疾遂因國人夜駭。逼比而自縊。書殺公子比。不與比爲君也。

平丘之會何。曰。著晉之失諸侯也。夫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齊侯如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邾莒亦訴魯取鄆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于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遂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此合諸侯也。而曰失者何也。曰。謀國有要。不勞而成功。失會無材。屢盟而滋叛。夫諸侯之二。雖因虒祁。實以晉受楚其柄也。當楚虔初弒君也。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叔向對曰。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使晉不許楚。移此會于前。爲討賊之舉。中國奠安。豈有滅賴滅陳滅蔡之事哉。至此猶不知省過。乃因齊魯而耀甲兵以威之。其能得諸侯乎。故有不與盟者。有與盟而強之者。故曰。失諸侯也。其曰同盟。雖同懼楚。志不同也。然則公不與盟善之乎。曰。有強臣而不能制其叛以侵邾莒。至使晉侯使叔向辭公。且南蒯子仲之憂。不君甚矣。以爲自反而縮者。吾不知之矣。其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何。曰。執意如是矣。劉子在會。不歸京師。而且受其貨。雖得賊不許也。

葬蔡靈公何。曰。失德不葬。滅國不葬。弒君不葬。葬蔡靈公。譏葬弒君也。

十四年。晉殺其大夫羊舌鮒及雍子。奚不書。曰當也。邢侯與雍子爭田。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遂殺二子于朝。韓宣子問焉。叔向曰。昏墨賊殺。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

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仲尼謂叔向爲古之遺直。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故曰當也。當而不書。其示以義刑義殺乎。

十五年。吳子夷昧卒何。曰。以是可以考書札來聘之非貶也。夷昧是年始卒。而札在十八九年之前。乃譏其讓國治亂。豈天理人情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何。曰。譏失禮也。叔弓涖事。卒于祭所。武公以下。苟有仁心。肯嗜飲食邪。而猶卒事。不亦誣乎。主祭者不能專其誠。受祭者不忍食其肉。廢之可也。故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失人之喪。孔子曰。廢。此雖大夫。然而卒于祭所。非聞矣。亦可推也。自左氏公穀以下。皆謂之禮。予未之前聞也。

晉荀吳伐鮮虞何。曰。罪荀吳也。夫鼓人或以城叛。荀吳曰。不可。欲城而邇奸。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何以罪吳乎。曰。吳常僞會齊師。假道鮮虞。入昔陽而滅肥。春秋書晉伐鮮虞。以狄之矣。使其國伐已受惡。未能顯其名也。至是乃又假仁義之名。其欺誣亦甚矣。且吳敗狄則詐以卒滅肥。則假以道。是何有于一鼓人哉。可不伐而降也。行譎于大。而行正于小。予未之能信也。故此書荀吳者。明前晉伐鮮虞。而謀國于狄者皆吳也。人臣以詐謀國之罪。不容誅已。故後七年。鼓人復叛。荀吳復略東陽。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使涉佗守之。胡氏謂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者。安在哉。

十六年。齊侯伐徐何曰。譏齊侯也。故不書及莒人郯人徐人盟于蒲隧者。略之也。略之者。微之也。言盟爲無益輕重耳。以齊受徐甲父之鼎也。

公至自晉何曰。危之也。公去年冬如晉。今年夏始歸。雖意如之執。不如是之久也。何危如之。無忠信剛正之氣而欲學禮。鮮不亂夫。

季孫意如如晉葬晉昭公何曰。譏卿共葬事也。昭公在位日淺。雖有厥愁平丘之會。然皆不能有諸侯也。其餘則用荀吳以詐伐鮮虞耳。賢侯猶且不可。而況此乎。亦已過矣。

十七年。郯子來朝何曰。家鉉翁曰。錄之也。仲尼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何曰。譏吳崇詐以驚王室也。夫夷夏有防。其始晉武遷陸渾于伊川者已非矣。晉頃如改先人之過。告諸天子徙而去之可也。乃以數睦于楚。故先使屠蒯有事於雒與三塗。掩其不備而滅之。微萇弘覺客容之猛也而儆戎備。王室亦危矣。投鼠忌器。況王室乎。吳之用詐也。不惟大鹵鮮虞。至王室亦不顧矣。嗚呼。此晉室自平公以來之所以卑歟。胡氏以爲林父滅潞氏稱師。士會滅甲氏稱人。此若不貶荀吳者。過矣。

有星孛于大辰。梓慎、裨竈、皆以爲衛宋陳鄭火。胡氏以爲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前星大子。後星庶子。當後五年王室亂。劉單立王猛。尹召立子朝之驗。之二說奚居曰。慎竈言于未然。胡氏擬于已亂。言于未然。雖難而小。擬于已亂。雖易而大。故許翰曰。大辰明堂當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然

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何以不言敗。曰。楚雖敗吳。獲其乘舟餘皇。然吳公子光以長鬣三人復敗楚師取餘皇以歸。故胡氏以爲不言敗。勝負敵也。吳先伐楚。而曰楚人及吳何。春秋雖于夷狄。以應兵爲主也。且楚方用費無極之讒。囊瓦之貪。而不知伐也。而伐吳何哉。春秋待楚又重于吳矣。故吳不書人。而楚書及。以責楚也。

十八年。宋衞陳鄭災。外災不書。曰四國也。大之也。大之而書。示人未災而修政。當災而弭患。既災而改過也。是故子產以天道爲遠。人道爲邇。乃免後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是以先亡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何曰。罪臣子事君父之忽也。忽則不敬莫大焉。又何必操刃爲弒君哉。故君子無微而不愼也。而況于藥不嘗乎。止雖不立乎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亦不足贖其罪也。若是何以書葬許悼公乎。曰。言無賊可討也。穀梁子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湣子曰。罪世子有致弒之道也。或者止之比黨。速欲止之定位。因藥進毒。或者止察之不早。而比及匪人。又不先嘗藥以杜其邪謀。或後稍知。未眞而隱之。皆不能免於與弒之罪。如漢霍光之隱妻逆也。此說亦通。

齊高發伐莒。何以不書入紀也。曰。莒子既不事齊。而致齊師。其奔紀鄣。使齊師鼓譟而入。則以所殺其夫之嫠婦也。不書入紀。莒自取也。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奔不言自。而言自鄸。曹無大夫。而言公孫何曰。顯子臧也。鄸者子臧之邑。會者子臧之子也。顯子臧而言之者何。見會之不能繼前烈也。公羊子以爲叛。劉敞以爲待放者。是以至于善。善長而賢之者。則非春秋之意矣。叛而賞之。是何理邪。

盜殺衞侯之兄縶者何。曰。罪衞靈也。夫宗魯齊豹之盜。孟縶之賊。而以爲罪衞靈者何。曰。殺孟縶者宗魯。養宗魯者齊豹。用齊豹者衞靈。且齊豹伐公也。使無公。南楚代受其矢。雖公出次。死鳥亦不可得矣。故曰衞侯之兄。盜可得而殺。衞侯亦危矣。夫宗魯也。雖由豹見于縶爲驂乘。既知豹謀。乃周事豹。而又死縶難。止得以盜成名。琴張猶欲弔之何也。故湛子比宗魯於雍糾之婦。蔡仲之女云。

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則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者也。何以自奔爲文。曰。三卿淩其君而殺其公子。六人欲安其身。亦已難矣。故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出奔不書也。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何曰。此宋之南里也。又入之而以叛也。非所得入也。猶以三卿係之宋何曰。言入宋南里以叛者。非伊異人也。宋大夫也。胡氏以戚與朝歌及蕭爲林父、荀寅、士吉射、樂大心、之私邑。南里爲宋國城內之里名。若是則私邑可叛乎。

蔡侯朱出奔楚。則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從王。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乃以自奔爲文。而書名何曰。此不能有爲。從夷狄有禍之驗也。

二十二年。齊侯伐莒何曰。譏侵小也。莒子不聽苑羊牧之之諫。敗齊師于壽餘。而譏齊侯何曰。先使北郭

戚伐莒者。齊侯也。故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皆不書。書此者。見其無上事而伐人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初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廚人濮敗華氏于新里。而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又救宋。敗之于赭丘。圍南里。奚不書。而獨書出奔何。曰。罪諸侯懼賊及與楚也。當是時也。華亥搏膺而呼。謂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言必見殺也。使貙送華登犯師而出。如楚乞師。楚薳越逆華氏。於是諸侯之戍宋者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宋人從之。故曰。自宋南里出奔楚。見懼賊與楚也。嗚呼。華氏叛君而黨夷。楚人釋君而助臣。中國猶不能亢不夷焉。中國猶爲有人乎。華氏與楚人何足道哉。

叔鞅入京師葬景王何。曰。四月崩而六月葬。宜諸侯之不至也。故高閌曰。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何。曰。景王死而王室即亂。言景王作之也。夫太子壽卒。次猛次即匄。子朝則庶子也。王以賓起。欲立子朝。故子朝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單子也。其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何。譏諸侯也。天王崩。王室亂。諸侯無匡之者。故劉蚠、單旗雖不得以天子而不書名也。諸侯不生名。況臣稱爵于上。而王稱名于下可乎。曰。以猛係之王者。明當有天下也。以王而稱猛者。別于羣王子也。猛當立。諸侯不能匡。景王不能定。故書劉單以也。胡氏以爲猛無寵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曰以者。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則過矣。劉絢以爲景王在。而劉單不能格君心者。則又惡也。且當聽賓孟欒雞之言。而田于北山也。微王疾已殺劉單矣。以爲不諫亦非也。然則與劉單乎。曰王室亂。大臣有能

左右天子者豈曰不可。故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亦不名也。能左右之曰以既曰王猛矣。於其卒何以又曰王子猛也。曰王子猛者不成乎王也。一年不二君也。前何以去其子。曰權也。前言子若羣王子矣。無以明其當立也。然則劉單之能左右之者。亦是矣。晉籍談荀躒帥師納王于王城。奚不書曰沒之也。小國大夫有事。諸侯皆會盟也。王室亂而使大夫往。可忽志也。故明年談躒及箕遺樂徵圍郊以伐子朝。始書晉人。不惟微其事。又以見緩不及事也。

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何曰。見婼不辱君命。故稱行人。見晉非伯討。故曰晉人執我行人也。曰。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成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訴晉。晉人來討。舍如晉。晉執之。曰。舍不辱君命。晉非伯討何。曰。魯人之取邾師。固爲侵小矣。晉人會諸侯而正之。亦宜也。彼其行人已來。有說邾之事矣。乃聽邾人之訴而執之。非禮也。且舍之在晉也。晉欲使與邾大夫班坐。舍執周制不果坐。又欲以舍與邾人。舍去衆與兵而朝。以示必死。不果與。范鞅求貨。舍又卻之。而拘申豐。請冠盡冠。請狗殺狗。其所館墻屋。去如始至。有光于父豹裂裳帛以拒樂王鮒者也。眞行人矣。故曰不辱君命。

蔡侯東國卒于楚。何曰。見貨之不足以藩身。宜其卒于楚也。初費無極取東國之貨。逐蔡侯朱。于是東國亦朝于楚。而卒矣。貨安在哉。何以不書東國如楚。曰。微之也。如莒子庚輿來奔。其前固未嘗詳莒子出入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何曰。惡中國之從夷也。夫中國從楚。以爲可恃也。復敗于吳。而見滅與獲焉。此從夷之效也。故楚令尹薳越帥六國之師救州來。會吳戰于雞父。不書楚而書六國。若曰六國之師。胡爲而至雞父哉。宜爲吳所敗滅也。然則州來不可救乎。曰王室方亂。而陳蔡許沈之國。不遣一介以問。至聽楚而救州來。竟何如也。胡氏曰。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前書王猛。此不書王匄何曰。已踰年也。故曰尹氏。明不與劉子單子同也。書王子朝。明不與王猛同。而況敢敵天王乎。劉單伐尹氏而敗績。故天王出居狄泉。夫劉單既能以王猛。又盡力以定敬王。亦庶乎以安社稷爲說者也。以爲廢立誤矣。

二十四年。吳滅巢。家鉉翁以爲能復諸樊門矢之仇也。奚舉號。曰。吳本以楚子爲舟師。以略其疆。遂踵楚而滅巢。不爲復讎舉也。然亦可以見其強矣。故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乎在。故舉號以夷吳也。

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何曰。爲季孫意如逆妻也。豈惟見平子之專恣。而舍之大卑可踰。亦可見矣。乃以宋桐門右師語卑大夫而賤司城氏爲賤宗賤身何哉。將非樂祁所謂魂魄去而喪心乎。不然。何以不如箕館之強也。

黃父之會何。曰。此鄭游吉以嫠不恤緯之言。動范鞅大國之憂。以謀王室也。夫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矣。天子蒙塵。而魯君帶疾以朝晉。季孫使舍如宋以逆妻。舉魯一國如此。況如陳蔡許沈之君。從楚以救

州來之類者可勿悉也。視干室如何哉。黃父之會。諸侯不行。而大夫且至曰。明年將納王。書以譏之也。有鸜鵒來巢何。曰。左氏曰。書所無也。公羊子曰。宜穴又巢也。張洽曰。不特如師己言。昭公出奔之兆。亦必如邵子所謂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蓋吳楚越迭主夏盟也。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初季孫意如以季姒之故。殺季公鳥之臣申夜姑。而公若怒。以郈氏之雞金距。故益宮于郈氏。而郈昭伯怒。以臧氏執臧會于季氏之故。拒臧氏老。而臧孫怒。於是公若以公爲公果公賁告于昭公。昭公遂及郈孫伐季氏。季氏請待、請囚、請亡、皆不許。叔孫司馬鞅戾遂救季氏。陷西北隅。孟孫何忌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子家羈止公。公不肯。遂與臧孫如墓謀以行。則二家輔季氏逐公也。而曰公孫于齊何。曰。昭公居常而不能有其政。任其賢。臨變而不能聽其言。制其忿。故及之也。季氏之惡。不假言矣。其曰次于陽州。胡氏曰。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使國子高子致糗服器用。而昭公每稱宗廟先君以答之。孔子以爲其禮與辭足觀者何。曰。禮與辭足觀也。若其行其實。皆不足觀也。聖人之微辭也如是。夫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戊辰叔孫舍卒。何曰。責備賢者。一死不足以塞責也。舍既爲季孫逆婦。又安能止季孫逐君。雖其言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如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則以叔孫舊黨季氏。其司馬鞅戾實敗公徒。救季氏也。于是昭子自鑄歸。平子遂有異志。昭子乃使祝宗祈死以卒。夫未變而無正色。不可動以非之操。既變而無討賊返君

之材且一司馬不能正而況于季氏乎家鉉翁以爲舍之爲君死比于士燮者誤矣

宋公佐卒于曲棘者何曰爲其媚季孫意如之逐君也蓋將如晉謀講逐君之事以蓋意如之愆而免其危也初元公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元公告樂祈樂祈曰與之魯君必出魯君失民久矣夫知季氏之將逐君而嫁之女見季氏之已逐君而免其危於季氏且不得爲賢舅豈有正倫恤患之心哉如其有是心也當其初則不妻矣以爲賢于當時之諸侯者過也不然何他國皆坐視不行而元公獨舉之邪夫曲棘宋封內地曰卒于曲棘譏不得薨于正寢也

齊侯取鄆爲昭公居也何言乎取鄆曰伐季氏正也取鄆非正也伐季氏可勿取鄆矣取鄆非所以伐季氏也舍其大而小是謀也以晏子相之而不能有爲是以大人貴格君心昭公不君季氏不臣又何言哉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何曰穀梁子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者道義不外公也杜預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胡氏所謂存一國之防也

公圍成則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及成師戰于炊鼻不書齊師者何曰齊景聽梁丘據之讒言不能自行故略其無討賊之誠也夫外使申豐以賂據內使成大夫受師以拒齊者季平子也而書圍成何曰著孟氏之罪也孟氏而黨季氏也夫孟懿子孔子之門人也嘗問孝于夫子矣當公之奔也則懿子殺郈昭伯而敗公徒及公之伐也則據成以與公戰所謂無違者安在也懿子且如此況季氏乎故孫炎

曰見國內皆叛也。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者何。曰左氏曰納公也。夫季氏使梁丘據以宋元公叔孫舍之事怵齊景公之心也。安能納乎。故上書會盟下書自會居鄆。猶夫舊也。故孫炎曰謀納公而不能也。

天王入于成周。則晉知躒趙鞅納王。使成公般戍之者也。奚不書。曰。游吉激之。單旗請之。劉蚡既焚。瀕于危亡。五年而後救。故春秋略之也。不得爲勤王之師也。不曰京師曰成周者何。曰下都非舊京師也。故公羊子曰明在東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始入成周。從子朝者。則召氏之族。及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也。何以書召伯。曰召伯始既倡其亂。終不能禁其族。卽召伯耳。奚不名。曰。此召伯毛伯皆虜之後也。今乃不能繼先烈。黨尹氏爲亂矣。猶尹氏也。

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則諸樊之子光伏甲于堀室而享僚。使鱄設諸寘劍于魚中而弒之者也。其曰吳弒者何。曰此著有吳者之罪也。壽夢基亂于始也。夫壽夢有四子。定于立嫡。則諸樊可也。定于立賢。則季札可也。乃欲四子相傳。致國季子。安知三子皆以次蚤死。而季子獨生邪。僚之見弒宜矣。故曰吳也。楚殺其大夫郤宛。則費無極誘使子惡置甲于門。以飲令尹子常。子常使鄢將師攻郤氏。且爇之盡滅其族。而曰楚殺者何。曰子常賄而信讒。昭王昏而失人。國無君臣矣。故雖子惡之直和。國人說之而不能

存也。

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邾滕人會于扈。令戍周且納公。范鞅取貨于季孫以辭宋衞。戍周不急。而納公不成。其列序諸大夫者何。曰著范鞅之受貨。及祁喜之從之也。言其會爲取貨于季孫耳。非勤王助君也。

楚費無極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令尹囊瓦以沈尹戌與謗之言而殺之。奚不書。曰去讒。常經也。以爲常經而不書。其示人遠讒之意乎。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者何。曰去年如齊。齊侯享公。使宰獻而請安。又請使子仲之子重爲齊侯夫人者見。可謂卑公甚矣。子家子遂以君出。故至是如晉也。

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者何。曰去齊如晉。晉亦不禮而歸。故齊侯使高張。雖唁公實誚公也。夫據鞅取季氏之貨。景頃聽據鞅之言。故公往來無所依也。當是時。晏嬰在。不知何以謀齊也。

三十年公在乾侯者何。曰前書鄆潰譏君。此則譏魯之羣臣也。雖則鄆潰。不獲入魯。而居乾侯。爲羣臣者。亦何忍哉。季氏不足道矣。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奚名乎。曰徐子已斷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之。乃遂奔楚。不死社稷。故名也。若闔廬者。憾徐不執掩餘。鍾吾人不執燭庸。乃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滅之。眞狄道也。故舉號

焉。

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何。曰。罪荀躒也。荀躒如意如耳。不以爲罪。而又會之也。荀躒如意如。則晉定如魯昭矣。晉侯將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不來。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矣書荀躒。曰。于扈。既以士鞅主會而取貨。此幷見荀躒以從鞅也。故下書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公。由是終不入矣。諺所謂使鬼而觀病者乎。故曰荀躒也。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其曰晉侯使躒。則又罪晉侯也。

黑肱以濫來奔何。曰。惡類相聚也。季孫始執政。而莒牟夷邾庶其以其地來奔。季孫既逐君。而邾快黑肱以地來奔。善能感善。惡能感惡。各以類也。黑肱不係之邾者。杜預曰。闕文也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闞何。曰。見有所據者也。猶曰。取而奪之云耳。其薨乾侯者何。曰見天下無王。亦無伯也。

定公

吉問。執宋仲幾何。曰。京師王都也。仲幾宋臣也。范獻子晉人也。而擅執宋臣於王都。雖有城成周之勞。君子不與也。晉將恃勞以滅王綱乎。春秋明道不計功。

誘以舒鳩敗于豫章者。吳也。而以楚人主伐者。動以讒而不思服桐之道耳。吳不足道也。

柏舉之戰。不書楚子奔隨。而書囊瓦奔鄭者何。曰。楚之禍。囊瓦貪以致之也。然下書入郢。則國無其人。不待言楚子之奔矣。於此亦可見國君用貪人以致禍敗。吳不足道也。

卒意如者何。曰。定公既立。則意如不得不卒。德其立己也。其忘昭公乎。若曰。昭公薨于外。而意如卒于內。雖天道亦左矣。

從祀先公甚順也。盜竊寶玉甚逆也。順事非逆人之所能爲。於順祀之時。而懷爲盜之心。雖謂之逆祀可也。其曰得者。幸辭也。若寶玉大弓非魯舊有。胡然而得之也。其不知善守之道明矣。

夾谷曰會齊所欲也。歸田曰來。非魯志也。夫孔子相君以會齊。其先以誠意禮容感之者深矣。故言出而齊人化且服。

州仇憾公若貌之不欲立己也。乃使侯犯殺若貌。犯之不從以叛。亦有由矣。其書帥師圍郈。著州仇不懲忿而致禍也。其曰家臣強叛。不假言矣。

仲佗石彄皆辰之所與。宋公寵魋。則斯人皆難存矣。然至於叛。則與魋又何異哉。樂大心嘗衰絰生子而見逐。其從叛人固其志也。

觀墮郈墮費之事。見聖人之道。雖強如三桓亦可行。此無他。中其幾耳。然至圍成不克。聖人亦不汲汲。則知別有所爲。或先圖其本。不以墮成爲功也。

寅及士吉射伐鞅。而書鞅入晉陽以叛。貪衞貢以殺午者鞅也。及智文子韓簡子魏襄子逐荀范。而書荀

范入朝歌以叛。荀范先伐趙氏而始禍。至是不聽齊高彊之言。而又伐君也。鞅書以叛。而又書歸晉。皆無人焉耳。故胡氏曰。晉無政刑也。

吳子光。越殺之於檇李也。而書卒。若其自取焉。故許翰以爲玩兵滅身。戒民伐國之戒。

天子使石尙歸賑於諸侯。不聞諸侯入見天子。而穀梁子猶以爲貴復正也。世道至是。雖學者亦迷矣。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可以見夫婦父子之倫絕。蒯聵、戲陽速之不若也。靈公、宋野人之不若也。

哀公

仲仁問。納戚者何。曰。惟靈公不父。故蒯聵不子。惟蒯聵不子。故輒又不父。聵以逆而不得入。輒得不以逆而不拒哉。可以知本末矣。

州來不書吳遷者何。曰。蔡嘗倚吳以伐楚。謂吳可信也。而不知己不自立。吳能滅之。是自遷也。

石彭姑圍戚。與蒯聵率戲陽速朝少君之意同。公羊子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者。亂矣。

書盜殺蔡侯於前。而書辰奔及殺姓霍於後。言辰姓霍不能先正其君。至於危而後殺之。眞盜徒也。胡氏以爲略公孫翩弒君之名者。蓋嘗謀國不使至于是而弗見庸也。縱若是君可弒乎。

陳乞之處國夏高張。與處陽生同一詭於義者。故不免弒君之名。鮑牧從誣亦類乞。故朱毛翟不足道。魯不聽子服景伯仁信之言。既執邾子矣。若齊吳不伐我取讒闡。則邾子不歸。胡氏猶以爲能去惡而不積乎。惟勢利恃者魯也。諱之奚益。

仁問。齊陽生卒者何。曰。雖則魯吳伐齊。而齊人自弑悼公。乃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彼齊之臣子又何加其君邪。不書弑而書卒。其陽生弑荼之自取乎。故上書吳伐齊。下書齊侯卒。若曰。死於吳師耳。私約於陳乞者。豈能令終乎。

伐陳惡也。結得書名救陳善也。札不得書名者何。曰。此謂書名以彰楚暴。隱名以見中國之衰也。中國衰者。吳能救之也。意在取吳以病中國。不係於札之名不名也。

黃池之會夷狄盛。而主會乃書魯晉及會者何。曰。見中國之衰。會其我所欲也。若曰。匪異人任。中國自取耳。當其先也。于蜀之盟。中國乃及楚。不能自立以從夷矣。春秋恥之。遂至于宋之盟。楚人先歃。于申之會。楚子序于中國諸侯之上。用齊桓晉文之禮。不可遏矣。又不知自立。浸淫至於黃池。遂於吳以及會焉。猶謂中國爲有人乎。嗚呼。此春秋之所以終西狩獲麟。宜乎其然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春秋說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呂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其璇）

徐

E五二〇一